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温病辨症

清·马宗元 原著

高静东 点校

宋立人 审订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主 审 段逸山 吉文辉

副主审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妹 宋立人

张如青 陈 熠

审 订 李 飞 李其忠

吴九伟 招萼华

金芷君 潘朝曦

前 言

中医药抄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有价值的遗产，蕴含着历代医家诸多精辟的学术理论与丰富的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其中的临床各科与医案部分，每每具有独到的理论启迪与临床见解，有助于拓展治疗的思路，丰富治疗的方法，具有深入整理研究的价值。

《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录全国 50 多个图书馆截至 1985 年年底为止的馆藏中医药图书，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中文中医药图书，共计 1000 余种。内有中医药抄本 200 余种。其中未刻抄本 100 余种，已属孤本的有 50 余种；清末前抄本 100 余种，其中未刻抄本 50 余种，已属孤本的有 20 余种。内容涉及医经、医案、诊法、方药、综合与临床各科类。其中临证各科的抄本多达 100 余种，其次为方书、医案类抄本。从馆藏抄本品类的数量来说，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量最多，分别为 100 余种与 100 余种，合计为 200 余种，占总量

的源缘。

对抄本进行系统整理研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困难重重。具体表现为:目前没有一部书目能完整全面地反映现存抄本的情况;抄本数量庞大,分散各处,难于收集整理;从几千种抄本中进行筛选,既费时耗力,又须具有识别能力;抄本为手写体文字,字体多不规范,异体字、俗体字、讹误字甚多,再加抄写时日既久,字体有的磨灭,难以辨识,因而要求研究者不仅具有中医药等方面知识,还要善于辨识各种字体,并须依据上下文意与相关著作加以酌定;提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介绍作者,而很多作者因无传世著作,其生平难以了解,须借助相关工具书查寻。唯其如此,对于中医药抄本这一部分遗产,尤其是世上目前仅存一部的珍贵抄本,长期以来乏人问津,未见有人加以系统整理,因而至今仍是迷雾一团,不知底细。随着时间的迁移,因人为与自然的原因,中医药抄本损失惨重,从现存清末前未刻抄本的数量已远少于清末后未刻抄本的状况,便可见一斑。因此,对中医药抄本进行整理研究,不仅具有保存中医古籍精华、弘扬中医学术、促进临床发展的作用,而且具有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特殊意义。

据我们对抄本的初步研究,其内容体式大致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类辑抄本,即按内容分类抄录前人的资料,如清代张璐《医通祖方》、朱时进《一见能

医》等即是。此类抄本虽然属于编辑性质,但其有两方面可取之处:一是将相关资料汇辑一处,给后人阅读使用提供了方便;二是所抄录的前代资料有的业已亡佚,凭此抄录而得以留传。第二类是评述抄本,即在抄录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加上个人的分析评述,如清代杨和《幼科折衷秘传真本》、方谟重订《薛氏济阴万卷书》等即是。此类抄本汇集前代医家重要论述,间附作者的临证心得,分析评述往往一言中的,寓有真知灼见,有助于读者把握前代资料的精髓。第三类是心得抄本,即在医学理论上有着独到的见解,或在临证实践上有丰富的经验,如清代徐养恬《徐养恬方案》、江泽之《江泽之医案》等即是。此类抄本最具学术价值,是我们整理研究的主要对象,本套丛书所收录大多为此类抄本。

本套丛书共收录抄本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为清代抄本,以临床各科类、医案类为主。入选的标准主要有三条: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独特的见解和经验;二是古代既无刻本,现代又无排印本、影印本;三是内容完整、版式清楚的善本。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本套丛书提供底本,谨致谢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编辑出版本套丛书,其眼力之非凡,气魄之恢弘,殊实令人感佩!

本套丛书的出版,旨在将沉埋多年的中医瑰宝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引起人们对中医古籍抄本的重视,并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本套丛书主要为中医药专业工作者、中医药院校学生、古代文献与传统文化工作者及其爱好者阅读研究,也可供各地图书馆与相关专业图书馆收藏。

段逸山

二〇〇三年六月

凡 例

一、字体。统一使用简化字,不出现繁体字与异体字。

二、提要。置于正文之前。介绍作者与全书内容,注重其在理论与临床上的特点。

三、正文。按内容分段,并加标点符号。为便于分辨,属于眉批、夹注以及药物剂量、炮制方法用小号字排印。

四、校注。置于同页下方,按照正文所加序号依次分行排列。凡内容重要,且校勘有据者,选择采用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注释对象有二:一是注音。凡冷僻的难读字,采用拼音加直音的方法注音。二是释义。凡疑难词句,加以注释。校语与释文力求科学规范,简明扼要。凡明显错字或重复的内容,一律直接予以改正或删除,不再出注。

五、目录。为读者检阅方便起见,抄本原有目录的照录,补上序号;原目录与正文不一致者,则依照正文改正;原无目录的,依据正文补上序号与目录。

六、案序。为醒目易检,凡医案类抄本,每一病证所录医案,均用阿拉伯数字编排序次。

七、禁用药物。抄本中有些药物现属国家禁止使用的动、植、矿物药材,为保持古籍抄本原貌,本书对此均不作删改,仅供参考。

【提要】

《温病辨证》为清代光绪年间的马宗元(字清儒,江苏丹徒人)所著。现藏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为手抄孤本。

本书为治温病之书。著者马氏精周髀、岐黄之学,从邑人杨履泰学,天资高,学力亦笃,故算学、医理均批隙导窍,藏学甚富,独于吴中叶氏尤服膺。对于温病一门颇有见地,法于古人而不泥于古人。详细分析温病与伤寒、温疫之不同,阐明温病发生之病因病机,温病的传变与预后,以及温病的治疗,针对不同的病症施以不同治法,后注有温病要知欲死及欲愈之候,并于书后附有所用之方。方简而药约,有古人方,亦有自拟方,实为治温病之良方。

对本书整理主要采用以下方法:因本书为孤本,故以保持本书原貌为基本原则,对原书内容不予删节和改动;书中凡为作者对引古人言论的评论,均加“元按”二字,小字部分即为作者对前一句的注释;点校中对书中的生僻字,均在书后附有注音及释义;校勘中,凡底本因写刻致误的错字及俗字,予以径改。

温病辨症序

自局方行于宋 ,而医之汉学衰 ;自刘河间起于金 ,而医之汉学复盛。然而《史记》仅谓 :“仓公得《五色奇咳脉书》”。今其书不传 ,《正义》引顾野王谓 :“《汉书·艺文志》有《伍音奇咳》二十六卷”。今汉志又无此书名 ,故好高论者 ,并《内经》亦疑为汉儒伪作 ,不知三代六经 ,何一非汉儒所述 ?盖汉时耆宿 ,犹及闻嬴秦未焚之书 ,详者不及记 ,仅记其扼要语 ,故意远而辞约。执其约者 ,拘泥之 ,附会之 ,动辄阂隔不通 ,如刘歆用周官 ,徒足为天下病。以此咎经 ,经不任咎也。夫医道之传 ,以文字传之。医道之精微渊奥 ,万变而无弊者 ,则当于无文字处求之 ;无文字虚悬而无的 ,则仍当于有文字处之引其端末 ,竟其余绪处求之。而后知辞约者 ,意果远 ,《内经》果非圣不作也。向尝持此论以质故友 蒋子宝素。蒋子黈予言 ,其著医略也 ,即为之序 ,迄今四十余年矣。同里马子清儒 ,以所著《温病辨症》见示。予素不知医 ,然读其自序 ,专宗叶氏 ,以上通仲景 ,而神契《内经》 ,此亦如经学家 ,由陆德

明、孔颖达发明焉。诚以表章六经，寻流溯源，一以贯之，其必无阂隔不通之病，可传后世无疑也。古人云：“多歌曲者，自能造曲；多读书者，自能著书。”昔蒋子读书多，著书亦多，惜所刻只《医略十三篇》，余皆散失。马子年力富强，由此以往，学随年进，所以发前人之未发，方且转叶氏而上者，正未可量，此其造端耳，当不第如蒋子，但以十三篇传也。马子勉乎哉！予即以昔日望蒋子者望之。

光绪十二年季秋中浣八十老人李承霖序

序

自神农尝百草 ,而药之功用以彰。然必辨其病之源流 ,而后施治为有据。如温病一症 ,其有类于伤寒 ,并有类于杂病者 ,固宜辨之早 ,辨矣 ,即辨。其为温病而又有寒极似热、热极似寒、虚极似实、实极似虚之别。苟稽古未深 ,阅历未久 ,而欲临时得心应手焉 ,可乎?同邑马君清儒 ,沉潜好学 ,尤工于医 ,于温病一门 ,要以仲圣为远宗 ,以叶氏为近守 ,暇时就其读书所得 ,及临证所亲历者 ,作为《温病辨症》。爰而读之 ,其中穷源溯委 ,毫发无遗 ,举凡风暑燥湿之相类不相类者 ,无不了如指掌。噫 ! 马君之用心 ,可谓深矣 ;马君之济人 ,可谓众矣。是非独仲、叶之功臣 ,抑亦后学之津梁者矣 ! 虽然此岂尽为马君之学哉 ? 特以见其一斑云耳 ,爰为之序。

温病辨症序

昔范文正有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岂不以医之济人与于等哉。然而业医者，往往以济人之具杀人，则又何也？其弊由于稽古未深，师心自用，读书不求甚解，晰理未造精微。反是者，又泥于古人之陈法，而无运用之妙，听其论则善，施诸用则乖。若是者，均足以僨事，又安能取古人之是，救今人之非，著书立说，以示正鹄哉？吾友马君清儒，博闻强识，尤邃于医，于温病一门，独宗叶氏，辨其伏邪时邪，几于剖毫晰芒，其用心可谓深矣！苟非信而好古，而又加以阅历之功者，乌能若此？吾读马君之书，而知马君之能济人，且知马君之志，欲令业医者不迷于所向而均能济人，岂徒叶氏之功臣，抑亦其范文正之襟期者欤？爰乐闻而为之序。

光绪十二年孟春同里萃冷弟袁善作序

柳 序

马君清儒著《温病辨症》，问序于余，余辞不获，乃为之序而归之。曰：“自仲景先师杂病论亡，温热一门遂由此埃灭。”然其论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是汉师论温病之语，固非一无所见，不过仲师所论，乃伏邪之温热，于时气温热之从上受者，仍缺耳。然仲景于温热伤寒之辨，故犁然画然。浅工不审，以温热初起颇类伤寒，遂以麻桂等品投之，不能外解，反致内结，转谓仲景之法，不能治伤寒，辗转传伪。唐宋以来，论温病者，皆无谛当之处。自刘河间创议，谓热病当以三焦为主，其识实超诸家之上。近叶氏天士，更能深造自得，所著《温热论》，语皆心得，而一一皆体会《灵》《素》而出，亦可谓昭往哲而示来兹矣。余尝有志撰述，稽合各家异同得失之故，而折衷之。人事之多，故握槊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周备，而齿发固已衰矣。往者尝与清儒言血分之邪，非达气分不能解。清儒则大黜之，谓为深得叶氏之旨，其论医也，与余同。而其锐意撰述，则胜于余。一日，手所著《温病

辨症》示余。独能远宗河间，近法天士，取舍正矣。其体又以大意先之，则择之精，发明之语后之，则语之详，纲目清矣。而其作例语，则谓为中人初学入门而设。抑何所执之谦，而词之下也。或谓马君之书，实出自诸先生，而又间引《易象》以杂之，子何盛称之欤？曰：“此不足为马君病，易以道阴阳，而其为象，多近取诸身，人身备阴阳五行之气，亦何不可以附譬。况之古人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卫正叔纂《礼记集说》曰：“他人著书唯恐不出于己，此集唯恐不出于人。”古人阅识雅怀，而其为言乃如此。马君此书，取其演赞叶氏耳。若世之语夸心得，甘背叶氏而不辞者，以云独辟则有之矣。岂马君自慎不自矜之心所肯出哉？客闻而退，遂亦附著于末，以附此之序马君书者，是为序。

光绪丙戌仲夏同里宾嶠弟刘旭拜序

温病辨症序

自赭寇之炽 ,以至戡定后十数年 ,余睽隔里闾最久 ,于故乡后起之秀罕识。问舛飘西津 ,辙遍访杨文子安孝廉 ,每啧啧夸其高足 ,马君不去口。盖凡星象易传 ,暨畴人诸学 ,皆力造间奥 ,嗣复分其余智 ,以肄习俞跗之术 ,而诣遂精。子安文邃于医者 ,今墓草宿矣。余无以征其言之不谬。甲申夏 ,余始回籍。从弟东云茂才 ,近悬壶 ,亦称道马君医道之逞东云。读先高祖招仙公之遗书 ,又亲见吾从父伟人之制药之精 ,宜其善于取友 ,而处心领受也。一日 ,携马君所辑十三篇 ,问序于余。余沉溺词章 ,生平于僦贷季、苗父 ,诸贤之学 ,概不经心记述。客焦溪时 ,唯嗜与杨文谭诗 ,最膺于社老诗律之细 ,酒酣以往 ,各举数十联 ,互相探讨 ,至切理履心处 ,则相视而笑。今马君之医 ,于温病一门 ,独心折叶氏 ,而于类不类之中 ,剖析清楚 ,以药时医之误 ,又恐自以为不误之误。因荟萃群言 ,以辅翼叶氏 ,而绝不敢掉以轻心。斯真如诗律之细也。又子安先生算学笃守 ,勿庵东原之说 ,曾手编勾股 ,循序两

拳 ,以启道初学 ,使其取径之易。今马君之辨症 ,一如其师之算学 ,罗罗清疏 ,与人以规矩 ,即示人以巧 ,是在人神而明之而已。抑予有感焉 ? 庚午春 ,伯兄子犹先生侨居记光时 ,患温病 ,医者误投以热剂 ,遂致不起 ,每勸东云 ,以克绍家学 ,籍以济世 ,不致为庸流所杀。一追溯往事 ,往往引以自咎 ,今见是书 ,不禁触余鸩原之痛也。

时光绪乙酉仲春上浣同里李思缓谨序

自序

昔仲景先师杂病论亡，温热一门遂由此湮坠，至唐宋金元间，名贤辈出，则论温病者多，然胥未能得其原，所谓习焉不精，语焉不详者也！我朝叶先生天士，尝体会《灵》、《素》，尤善学仲景，寻绎《伤寒》、《金匱》之旨，兼博考诸家，于章句下，得其神理，明六气所由受，发为温热论。于温热一症，批隙导窍，实明所由来。示百世之津梁者。在此，凡治温热者，遵叶氏法而行之，则重者轻，轻者解，死者生，危者安矣。后起诸先生，亦或从叶氏法恢廓之，而绝未有天质之高出于叶氏，且能补叶氏之不足者。即如徵氏有云：“伤寒为法，法在救阳；温热为法，法在救阴。”与叶氏治温热，实不离救阴一法相吻合，是徵氏之说，亦从叶氏来也。窃怪近今之悬壶家，咸知尊仲师，而不知尊叶氏，往往视热病多有误为伤寒者。宗元不揣搗昧，特于伤寒温热之现症，类与不类者辨之。为吾人临证一助，亦取其显豁呈露耳。其法皆出自诸先生，而独宗于叶氏，要使人于温热病，知尊叶氏，并使人知尊叶氏，实

所以尊仲师 ,庶予之辨症 ,或不至有伤寒温热之误。非自矜也 ,实自慎也。予之误 ,予豫防之 ,人固幸矣。予豫防己之误。而有能指吾自以为不误之误 ,则予又幸矣。友人李君东云 (恩蓉)邃于医 ,为余参订 ,兼怱愿付築^①氏 ,予重跼其意 ,爰梓之以为初学之导 ,如谓以著书自任 ,非惟不敢 ,亦不暇时。

光绪十一年孟春阮望太阳缠双鱼之次马宗元清儒
自序于铁瓮城西之易简书屋

^① 築 (zhù 筑) 捣土用的杵。

温病辨症凡例

一、斯刻首篇 ,先辨温病有伏邪、有时邪 ,与伤寒、瘟疫各有门径 ,不可相混。

二、昔贤辨伏邪温病者 ,仲景也 ,时邪温病者 ,河间也。今元篇中 ,独宗叶天士者 ,以叶氏能体会仲景伏邪 ,即《内经》云：“人伤于寒 ,而传为热者 ,因寒甚则生热也。”河间时邪 ,即《内经》云：“五气入鼻 ,藏于心肺。”《难经》云：“肺邪入心 ,则有谵言、妄语也。”故陈修园有云：“医者之精妙 ,不在有方之书 ,而在无方之经是耳。”

三、伏邪有直从里发者 ,有外邪引动者 ,最难辨别。特借《内经》标本以解之。

四、叶氏辨时邪在上焦 ,初受手太阴 ,次传手厥阴 ,终传手少阴。故元篇中谓：“邪传手厥阴 ,须善用方法以驱邪 ,复出于手太阴 ,而不可使邪再入于手少阴也。”

五、篇中以易消长盈虚之理 ,定温病轻重

用方之法 ,故处处要令中和 ,不可太过不及。

六、温病以三焦为主 ,由肺传心胞 ,乃由腑传脏 ,为逆 ;传肠胃 ,乃由脏传腑 ,为顺。《内经》云 :“脏病难治 ,腑病易治。”今由脏传腑 ,是自难而易也。

七、王孟英自序云 :“或以伤寒为温热 ,或以温热为伤寒 ,或并热于风温 ,或并风于温疫 ,或不知有伏邪为病 ,或不知有外感之温热 ,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识 ,良可慨已 !”元有感于斯 ,故述温病要辨大同小异以明之。

八、温病所引必见之症 ,关乎生命者 ,列之后篇 ,其余骨疼腰痛等症 ,及平素其所偏 ,与引动宿恙者 ,全在人神而明之而已。

九、斯刻后列表里、虚实、寒热诸法 ,不过略备规矩。学者必先审症之轻重 ,观人之强弱 ,察病之新久 ,视人之老幼 ,然后对症用意立方为主 ,不可视此呆法为则。盖医乃通天彻地之学 ,全凭心灵手敏 ,方能看得活泼泼地。昔孟子云 :“尽信书 ,不如无书。”即此意也。

十、篇中论温热不用薄荷、牛蒡子 ,因无风也。冬温不用薄荷、桔梗、杏仁 ,恐伐气也。故元仿叶氏运用之意 ,而拟清露饮一方以补之 ,岂欲更名自功哉 !

十一、河间《原病式》云：“病热而寒攻过甚，阳气损虚，阴气暴盛，而反为寒，可见热症未尝无用姜附之日，不过仅见之症，藉之以治药耳。我辈莫谓温病当用热药，亦莫谓温病概禁热药也。”

十二、篇中温病末路，每以理中、归脾等方治之，此因邪气从汗下而解，已见脾阳虚象，不得不参用治法，实非治温病正方也。

十三、诸篇注解凡录前贤精微之语，而必称以某书者，固不敢袭前贤之功，以为已有耳。可使学者知元斯为无非收罗众长，并非敢杜撰也。其在诸贤之下，略参鄙见者，悉加“元按”二字。

十四、温病误投羌、防、柴、葛，辛温升提之品，而成坏病者，难治。王履所谓：“误发其表，变不可言。”吾辈不可不预防之。

十五、斯刻为中人初学入门而设，只论风温、温热、冬温三症，其余湿温、暑温诸证，悉详《临证指南》、《温热赘言》、《温病条辨》诸书，兹不复赘。

十六、篇中辨症精微处，均出诸贤注解中，学者当潜心玩察为是。

十七、后汇集诸书察死之诀，欲学者见病现死症，便直云不治，庶免仲景短期未知决诊见《伤寒自序》之讥。如初起耳聋，肾开窍于耳，耳聋则真水自涸，如树已无根。战汗痙厥，温病以战汗为佳兆，然汗出淋漓，而或肢搐手冷，谓之邪退正亡。喘如拽锯，肺受辛温表散而喘促，大汗肢冷者乃火克金，谓之化源欲绝，虽神清能言，不可云吉。神昏内闭，经云：“心藏神，邪入于心则神去，神去则死”。汗多亡阳，温邪宜汗解，然有汗多而阳亡者，如夏秋天气躁燥甚，遂沛然下雨而转凉，凉极则温和之气难复也。亡阴，便实者宜下，下多则亡阴。津液枯涸，舌黑生刺，唇焦齿干，如禾苗已枯，虽沛然下雨，亦曷济乎？正气虚极，经云：“温病虚甚也死”。八症最危，虽岐（岐）黄降世无益，妊娠产后尤甚。

十八、医者，仁术也，功同良相，宜心存利济，切莫贪取以祸子孙，今元斯篇以勿药有喜，为笔墨之缘者，无非欲人免苦口之汤，以同登仁寿云尔。

目 录

温病辨症卷上.....	员
一、温病与伤寒、温疫，受症不同， 治法亦异.....	员
二、温病要知源流，入手方可不错.....	源
三、伏邪有本无标，时邪有标无本.....	苑
四、治温病，以三焦为主，以手太阴 为始.....	员
五、治温病，须善用手厥阴之方，斯 为妙手.....	员
六、治温病用药，要知中病即已，切 不可过.....	员
七、治温病，要知上焦心主强健，邪 气舍心胞而顺传中下者，虚 先受也.....	苑
八、伏邪时邪多端，要辨大同小异.....	员

九、治温病，要识寒极似热、热极似寒、虚极似实、实极似虚

四症，方不乱言吉凶…………… 圆

温病辨症卷下 …………… 圆

十、治温病，要辨得表里、虚实、寒热六字明白，然后用药，方

不差误 …………… 圆

十一、治诸病不验，宜乎反求诸己…… 缘

十二、治温病要知正面察死，对面

知生总诀 …………… 缘

十三、治温病要知病欲愈及可解症 … 缘

附：温病辨症方 …………… 缘

上焦诸方 …………… 缘

中焦诸方 …………… 缘

下焦诸方 …………… 缘

救逆诸方 …………… 缘

温病辨症卷上

丹徒马宗元清儒甫述

同里袁莘谷先生鉴订 同学李恩蓉东云参阅

受业杨奇珩校字

一、温病与伤寒、瘟疫，受症不同，治法亦异

今医见人 有外感，不分六淫 风寒暑湿燥火之邪，但云时邪，不知标本。即断曰“七天症候”，七日不解，则曰“十四天症”，不知伤寒之邪，寒从表入，温热之病，热从里发，《热穴论》帝曰：“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何也？”岐伯曰：“夫寒甚则生热也。”叶氏曰：“春夏温热之病，必自内而及外。”元按：俱指伏邪而言，若外受湿热之气，由口鼻而入，则为时邪详发。瘟疫之邪客于膜原也。然伤寒以六经 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主，《内经》有之。一日太阳膀胱经，二日阳明胃经，

三日少阳胆经,四日太阴脾经,五日少阴肾经,六日厥阴肝经。至七日传经尽,而太阳病衰,八日阳明衰,九日少阳衰,十日太阴衰,十一日少阴衰,十二日厥阴衰,以上视何症衰何症,详《素问·热病论》中。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若七日有来复之义,并无复传之说。盖厥阴至太阳有数经之隔,岂有遽出而传太阳之理?即七日传经,在《内经》亦明白示人,知在太阳,即在太阳治之,不必待传阳明也。知在阳明,不必待传少阳也。其余仿此,不可以日拘之也。如一日至四五日,但见头痛。恶寒。无汗。脉浮紧,为太阳经症,麻黄汤汗之,若见大热、大汗、脉洪长,为阳明经症,白虎汤主之,虚者加人参。盖人有虚实不同,有气体素旺,太阳受邪,经三四日,而不传经阳明者,有禀质素弱,太阳受邪,半日后而传阳明者,此岂可以呆法治之?凡此论之,乃论伤寒也。若温病,则大不同。其病来源有二:伏邪、时邪。一因冬伤于寒,寒伏少阴,肾经,即易学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之意。不及时而发,即时而发,寒在膀胱,太阳表症。故曰伤寒,若寒伏不发,由壬传癸,则化为热,如花爆已成,专矣引线。一因冬应寒而温,春应温而寒,夏宜热而凉,秋宜凉而热,其邪六淫之邪兼有,不但只寒热。由口鼻而入,即引线。首先犯

肺 逆传心胞^①。引出冬令少阴化热之邪 ,如易理龙本潜藏 ,因春雷一震 ,则龙嘘气成云 ,初在田 ,次在渊 ,再次则在天矣。有谗妄神昏之虑 ,治以辛凉苦寒。辛凉解表 ,苦寒清里 ,此指时邪引动伏邪者。仿《内经》之法 ,奈人不审 ,见温病初起 ,即用达原饮 ,不愈 ,即用下 ,以致害人无算。夫《瘟疫论》著于吴又可名有性 ,姑苏人。伊本明末人 ,其时兵荒相继 ,百姓流离 ,其死沟壑者 ,不知几千万 ,则尸气化为疠气 ,流行于天壤之间 ,中其气者 ,挨门逐户 ,无不受病 ,且传染无穷。吴氏窥破非六淫之邪 ,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 ,《温病条辨》认为 :“[温] [瘟] 疫 亦用银翘散者。”未免牵合。由口鼻而入 ,与温病同。客于膜原 ,与温病在肺胃有异。故制达原饮 ,此饮以槟榔为君 ,能除岭南之疠 ,厚朴破戾气所结 ,草果气雄 ,除伏邪蟠踞。以达膜原之邪 ,以上三味协力 ,直达巢穴 ,使邪气溃散 ,速离膜原。因是疠气 ,且宜急下。今坊间新刻医案言 :“伏邪温病不用黄芩汤 ,而用达原加芒硝、大黄 ,此乃不知瘟疫之邪 ,暂伏膜原 ,温病之邪 ,久伏于肾也。因而著《瘟疫论》二卷。崇祯十五年八月著。可谓独开生面 ,果遇瘟疫之年 ,其法亦不可废。瘟疫之岁不常有 ,如行 ,则宜参合郑氏 瘟

温
病
辨
症

① 心胞 指心包。下同。

疫明辨》、刘氏松峰《说疫》、万氏《保命歌括》之法。今之温热与瘟疫不同，何可不分而妄施达原，以夭人长命也。

二、温病要知源流，入手方可不错

天有冬夏，病有寒热，既有伤寒，岂无温热？岐黄辨问甚明。见《素问·热病论》。夫伤寒而列《热病论》中，可见伤寒温病，始同而终异也。至秦越人，难明《内经》，言热病根于伤寒，即《易经》“阳卦根于乾复，阴卦根于坤继^①”之意”。故曰：热病者，伤寒之类也。见《难经·五十八难》。历周至汉，仲景先师，姓张名机字仲景，南阳人，住卧龙岗。见《陈修园十六种》。著《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可见当时伤寒与杂病合而为一也。惜其书散失，至晋太医王叔和收采仲景遗论，只有不全伤寒十卷，遂曰《伤寒论》。至唐王冰，在馆阁蠹简中，得仲景杂病论三卷，遂更曰《金匱要略》，合计十三卷，尚缺三卷。后贤谓遗佚卒病与热病论者，此之谓也。其论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禁汗下烧

① 繼 (gou 构) 六十四卦之一。

针三法”。详见陈修园《伤寒浅注》中。可见温热之症，仲景已了然于胸中矣。按仲师论温热病，乃伏邪也。方尚失传，其于时气温热从上受者，则遗佚可知。李唐而后，《千金》孙真人著、《外台》王焘著，金元以下，河间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东垣李杲，字东垣。惟河间《宣明论方》及《原病式》能明热病，按河间论温热，乃时邪也。当以三焦为主。上焦肺心，中焦脾胃，下焦肝肾。故叶案云：“河间温热，须究三焦。”实发岐黄之秘，惜方法未备。丹溪朱彦修，字震亨。著《心法》及《金匱钩元》、《格致余论》诸书，热病一门方论未著。丹溪惟补阴潜阳，及诸症因痰所致者，颇有卓识。其时王履，字安道，丹溪之徒也，见《医学入门》。亦著《伤寒温热病说》，辨伤寒宜辛温，以寒方从表入；温热宜苦寒，寒已化热，直从里发。王孟英云：“此谓伏气发为温热，若外感风温暑热，皆上焦先受。”其说较河间更清，亦未克悟苦寒之方。见附刻《东垣十书·溯洄集》。降至明季，著书者不少，薛立斋《医案》、张景岳《全书》、李时珍《纲目》、王肯堂《难绳》，备残缺。皆无功于温病，唯喻昌，字嘉言，明末人。能遵河间三焦法以著温病，见《医门法律》。虽超越古人，其方亦未免以伤寒牵合。由此观之，温病自长沙仲景官任长沙太守。论失散以来，千有余岁，皆似醒非醒，医道之难明，

固如是哉！然理难终失，道有必开。故我朝天士叶氏，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古吴人。明哲过人，集圣贤之奥妙，运用于一心。先生无书不读，不论书之精粗，能舍短取长，化偏为纯。昔贤谓：“泰山不吝土壤者”，此之谓也。而著《温热论》，曰：首先犯肺，邪从口鼻而入，鼻窍通于肺，此指标而言，即时邪也，详后。逆传心包，肺属金，心包属火，金传火，故曰逆。八字，真可谓独辟鸿蒙，揭日月于中天，其立法以辛凉为主，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是也。至嘉庆间，吴氏鞠通，名塘，淮阴人。因亲得温病，被医误用，辛温表散。王安道云：“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喻嘉言《尚论篇》云：“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觉昏愤，无奈其发热也，全在骨髓之间，自觉极热，而扪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伤津液，以取危困。”以致传里不救，遂自憾，将至重之身，委任凡医误死，此由人子不知医之过也。观此，则岐黄之书，不独业医者，朝夕习学，即孝心人，亦不可不读，欲知迎医之法，须看徐灵胎《医学源流》内《病家论》一例，即无误矣。遂发愤习医，得叶氏余绪，而著《温病条辨》，颇有发挥。其方者，用桂枝汤而不用葱豉汤，未若叶氏纯正无疵。吴氏治温病，初起恶风寒者，不遵叶用葱豉汤，而用桂枝汤；但热不恶寒而渴者，不遵叶氏用黄芩汤，而用银翘散。要知新邪外受，只宜辛

凉,不宜辛温;里热内发,只宜苦寒,不宜辛凉。若果天质极高,只细参叶案,已思过半矣。近时王氏,名士雄,字孟英,海宁人。著《温热经纬》,以《内经》冠首,叶氏法在其中,小注颇有益人处。末附《温热赘言》。寄瓢子述,见《家医案》。注中更其药品,正如去稂莠以保嘉禾。实是寄瓢子之功臣也。兹特以温病来原,细细历辨,欲同志者,知南车,为迷路而设。安敢好为辩论哉?

三、伏邪有本无标,时邪有标无本

叶氏温病医案,本分别伏邪,伏者,邪藏少阴。时邪,时者,天时非令之邪,客于肺卫。标本之理。叶案云:“近日风温上受,先与辛凉清上者,时邪也。津液不胜,喉燥舌黑,法当清解血分者,伏邪也。”此即经云:“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也”。惜《医统》云:时气,或概称伏邪,反致学者,胸无定见,下笔误人,此乃未识《灵》、《素》之旨也。元细思《热病论》与《金匱真言》,方明叶氏时邪、伏邪分清之妙。其《热论》云:“凡伤寒冬令伤寒,不即时发,藏于少阴也。而而字转语,承上起下之词。成温病者,伤寒化热,已成温病,无

寒可知。言伏邪也。《金匱真言》对面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是正面，则对面非冬不藏精，春必病温乎？云冬不藏精，《阴阳应象大论》曰：“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此云冬不藏精，只言少阴已虚耳，不言伤寒，言其人虽不藏精，并未外伤寒，既未伤寒，无热可化，少阴不热。吾故曰：“时邪无本也。”春必病温者，冬令肾虚，至春阳气发泄，腠理不固，其风温之邪，乘虚由口鼻而入，客于肺卫，上焦受邪。吾故云：“时邪有标也。”言时邪也。由兹观之，时邪轻，有标无本，如外有敌兵，内无接应。而伏邪重也。有标有本，如兵家里应外合，此指伏邪外有新邪勾引者，下同。然有伏邪反轻，标本邪俱微，如有万人守城，粮饷所少无几，敌有五百人，久伏于内，令外有二千人攻城，虽是里应外合，就竟吾众彼寡，吾逸彼劳，不难一战而解也。时邪反重者，本虽无而标邪甚者，如城池不固，军微粮少，内虽无他兵，而敌整旅而来，以强制弱，以多胜寡，若内无运筹之人，外无救援之兵，而城不破者，鲜矣！亦不可不知也。且时邪虽有春，风温为春邪。夏，暑热为温邪。秋，秋宜凉而热，为秋邪。冬，冬宜寒而温，为冬邪。之分，皆系热邪由口鼻而入，治以辛凉咸寒，妄投辛温燥热，叶案风温第三案，言医投羌防之弊；温热第三案，言温邪误表劫津之弊；张褚二案，言以伤寒六经治温热三焦之弊；吴案，言温邪手经为病。今世多以足经法，劫夺胃津之弊者，是也。先圣经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热淫于内，治以咸寒。”后贤叶案云：“温邪忌汗，忌发汗，非忌出汗也。彰彰可考，奈人不信叶氏辛凉之道，以为天

下有风寒而无温热，只知用麻黄、桂枝。叶氏《岳发挥》云：“霜降后，天气严寒，触冒之者，名曰伤寒”，故仲景麻黄桂枝以散外之寒邪，若春夏天令暄热之时，必不可用也。及荆防柴葛发表之方，无怪乎劫烁津液，逼邪入里。叶氏《幼科》云：“风温肺病，治在上焦”，夫春温忌汗，初病投剂，宜用辛凉，若杂入消导发散，不但与肺病无涉，劫尽胃汁，肺乏津液上供，头目清窍，徒为热气熏蒸，鼻干如煤，目瞑或上窜无泪，或热深肢厥，狂躁〔躁〕溺涩，胸高气促，皆是肺气不宣化之征。斯时若肺药少加一味清降，使药力不致直趋肠中，而上痹可开，诸窍自爽。无知市医，念云结胸，皆用连、芩、柴、枳苦寒直降，致闭塞愈甚，告毙者多。王孟英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气，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温热诸病，首宜瞻顾及此，董废翁云：“胃中津液不竭，其人必不即死，皆见到之言也。”孟子曰：“冬日则饮汤，热汤。夏日则饮水，冷水。”虽田夫红女，莫不知冬寒宜温，夏热宜凉，今医概用辛温，而不用辛凉者，大约以太虚天包乎外，地在中，为大气所举，故曰太虚。之中，有冬而无夏也，岂理也哉。夫伏邪，不因时邪而里发。即仲景云：“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叶氏云：“寒邪深伏，已经化热”。昔贤以黄芩汤为主方，苦寒直清里热，热伏于阴，苦味坚阴，乃正治也。元按：不因时邪者，盖绝无新邪勾引，故不用辛凉，而用苦寒为初起之方。若里由血分以达气分，法当先清血分，次解气分。如初起一二日，即现神糊耳聋、色黑唇焦，津液不腾，脉象沉数，甚则肢厥而痉，当以犀角地黄及清营、

紫雪等方，急清血分深伏之邪。若营气复得一分，则邪气出得一分，渐渐由血以达气，如盗贼由内室而出于厅堂，此时必然大渴、大饮、有汗、脉洪而长，舌黑变黄，尽现气分诸候，遂更竹叶石膏及人参白虎等汤，则邪解正复，脉静身凉。故柳氏宾嵎先生与元同诊，尝云：“血分之邪，非达气分不能解”，可谓得叶氏之要旨也。苟误用辛温之剂汗之，其内蕴之热，得辛温而益炽，不特汗后身不凉静，而且发汗已，身反灼热者，河间《原病式》云：“里热郁结，不当发汗，误以辛甘热药发之，不唯攻表不中病，而病反转加也。”叶氏《景岳发挥》注云：“发热而渴者，此热邪在内也；发热不渴者，此热邪未入内也，宜解表发汗。若温病热病，邪气自内达外，未可轻用发汗，若误汗之，祸不可言。是温病为风药所坏，遂变重症，名曰：风温。王孟英云：“春温之先犯手太阴者，曰风温，乃吸受之温风也。此伏邪内发，误汗致逆者，亦曰风温，乃内动之虚风也。”则《伤寒论》中可考也。至于伏邪，因时邪勾引，寒伏少阴，业已化热，加之春应温而反寒，其寒伤营，必身热微寒无汗，表实，王安道云：“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而表气受伤故也。后发之温病、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重有风寒新中，而表气亦受伤故也。若无新中之风寒，则无恶风、恶寒之证。”喻嘉言云：“温病或有新中风寒者，或有表气虚，不禁风寒者，卫虚则恶风，营虚则恶寒，又不可因是，遂指为非温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脉数、溲赤、尺肤热，少阴伏热。邵新甫所谓：“在里之温邪欲发，在外之新邪又如是

耳。”叶氏《景岳发挥》注云：“寒邪郁遏，阳气不得伸越，至春时强木旺之月，复感风寒触动，因之伏邪而发为温病。夏至后发者，为热病。”俱自内达外，当从河间法，不可作伤寒治。治以葛氏葱豉汤，叶氏春温篇，于新邪引动伏邪，以此方主之。或吴氏银翘散，去竹叶加葱白，先解表寒，俟表解后，伏热全透，再进苦寒清里。叶氏云：“若以外邪先受，引动在里伏热，必先辛凉以解新邪，继进苦寒以清里热，此先治其标，后治其本。”元按：此乃寒邪勾引者，其余风温勾引者，详见后第八篇。主于春令，但受风温之邪，犯于肺卫，必身热，恶风有汗，表虚。寸口独大，口渴溲赤，名曰时邪，即风温。宜清露饮加薄荷、牛蒡子，以清肃上焦，得从外解，则不传矣。若邪不解，竟入中下二焦者，以中下之法治之。按此乃外受风温者，其余外受温热暑邪者，详见后第八篇。故经曰：“知标知本，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温
病
辨
症

四、治温病，以三焦为主， 以手太阴为始

刘河间谓：温病，以三焦为主。至叶氏，谓邪从口鼻而入，先伤上焦，肺卫心营，次传心中下，

详后。非冬令伤寒，先伤太阳膀胱，次传六经可比。叶氏云：“刘河间创议，廻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若拘六经分症，仍是伤寒治法，致误多矣。元按：伤寒，功在救阳，故仲景时时护阳；温病功在救阴，故河间、天士，刻刻存阴。况寒属坎，热属离，寒从下起，坎卦在下，膀胱亦在下。热从上始，离卦在上，肺、心亦在上。二者，如下损从肾，上损从肺之不同也。见《难经》。以手太阴肺经为始，因位置极高，通乎天气，故热伤气也。初则微恶风寒，有汗微寒，是肺金本寒，非无汗表实。身热有汗，口微渴，脉动数，伤寒脉浮紧，伤风脉浮缓，今脉动数，右寸独大，故为时邪风温。舌白，邪在肺为表，肺属金，金色白也。溲赤，伤寒伤风初起，小溲不赤，唯伏邪时邪，小溲必赤，然时邪无本，溲赤稍迟也。宜以辛凉轻剂，清解为先。大忌辛温消散，劫烁津液。辛凉如牛蒡、薄荷、桑叶、象贝、花粉、银花、连翘、山栀、赤芍、桔梗、沙参、竹叶、芦根之类。无汗恶风寒者，加葱白、豆豉之属，辛温如荆芥、防风、羌活、柴胡、葛根、白芷、川芎、槟榔、草果、藁本、苍术、厚朴、苏子、藜子、山楂、麦芽、橘皮、观音柳之类，冬温尤忌桔梗、杏仁、薄荷，以冬温阳不潜藏，真气已虚，不宜再投泄气之品。叶氏吴案可证，因银翘散有薄荷、桔梗，治冬温，与案不洽，故元拟清露饮以补之，详列方。以症在上焦，不得用中下之理，况《内经》称：上焦如雾。须用清方合上病治上之旨。叶案云：“痰潮神昏，乃热气蒸灼，无形无质，此滑痰消食清火，竟走肠胃，与病情

隔靴搔痒。”又云：“病在上者，治其上，勿犯中下二焦。”又云：“雨露从天下降，炎蒸有扫荡无余。”故吴鞠通云：“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也。”奈人不明此理，但见形症，状如伤寒，伤寒初起脉浮紧，温热初起脉动数。似乎瘟疫，瘟疫始则有尸气，温热始则无尸气。而议麻黄、青龙，温热在肺，而用膀胱之方。及达原、三消，温病在肺，而用膜原之方。之方。宜其燥劫真阴，以致谵妄内闭而死，此乃未观《寓意草》喻嘉言草首篇，先识病，后议药之奥妙也。

五、治温病，须善用手厥阴之方，斯为妙手

温病入上焦，初在肺，手太阴。次传心胞，手厥阴。终传心脏，手少阴。故叶案云：“症在手经，手三阴。不得用足经，足六经。”之理。第症在肺卫时，而用辛凉对症之方。有汗不恶寒者，以清露饮；无汗微恶寒者，以银翘散，去竹叶加葱白。云吸邪至重，传至胞络止。只谵语，不致神昏。若误用辛温发表之剂，如九味羌活、柴葛解肌、参苏饮及吴氏三化汤、达原饮等方。必然日见沉重。河间《伤寒医鉴》云：“热病以热药治

之者，比如骄主得佞臣，纵恣祸及灭亡，更不觉佞臣之恶。唯其同好之可乐，使热势转甚，以致阳厥，身冷脉微，反阳为阴，至死不悟。虽吸邪极轻，亦忌逼邪。逼邪者，亦辛温之方。入脏，心脏。窃设善用手厥阴之方者，言邪已入心胞，自传者轻，误治者重。如易卦，已在三四两爻。初二两爻，如邪潜，方见肺卫见病也；三四两爻，如邪势方张，胞络见症也；五六两爻，如邪已胜正，心脏见病也。医者于此，必审邪在肺卫心胞，各居几分。如肺卫七分，心胞三分，当以肺卫为主，稍加心胞之品，如伤寒桂枝加葛根汤之意，以桂枝汤治太阳七分，葛根治阳明三分也；如肺卫三分，心胞七分，当以心胞为主，稍加肺卫之品，如伤寒麻杏石甘汤之意，以石膏治阳明七分，麻黄治太阳三分也。此借伤寒解温病用方配合之法。方可不失中和，倘不知消长盈虚之理，见其舌黄，大渴脉数，肺卫七分。微有谵语烦躁，心胞三分。而用犀角地黄，及紫雪、至宝、牛黄等入心之品，菖蒲、郁金之类。反致沉昏不语而死。此乃自开心窍，请邪入内，岂非病轻药重耶？张景岳云：“耘禾之生，嘉禾之贼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二禾矣。”更有见神昏舌黑、肢冷，热厥。手搐，心胞七分。口渴微饮，邪未离肺，尚有三分。而用人参白虎加生地、麦冬、羚羊之品，此乃邪已入室，心胞渐传心脏。药仅升堂，肺胃二经药多也。岂非病重药轻耶？张景岳云：“给饷一人

一升,十人一斗,日饷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三军之众岂能活哉?”此二症,生者少而死者多,因平素未能真明《内经》权衡规矩之法,薛生白云:“权衡规矩,所包者多,权言其重,衡言其轻,规言其圆,矩言其方,能明方圆轻重之理,则知变通之道焉。”

六、治温病用药,要知中病即已,切不可过

温病在肺卫,宜辛凉苦甘,如银翘散、清露饮及清心凉膈散、白虎汤。在心胞,宜咸寒甘苦,如玉女煎、犀角地黄汤、清宫汤。在心营,宜芳香开窍,如清营汤及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以上证治轻重有序,毫厘千里。若症宜辛凉,而用咸寒,谓之太过;如应用咸寒,而以辛凉,谓之不及。更有咸寒轻症,邪微,而用大剂,过病所;辛凉重症,初邪重,而用小方,不及病。亦谓之太过不及,皆不中病也。以上论时邪治法,伏邪仿此。《内经》云:“症有轻重,方有大小”,此之谓也。然有不善习河间之学者,叶氏《景岳发挥》注云:河间治病,未尝专用寒凉,观其《宣明论方》、《保命集》,用药仍有温热,地黄饮子亦有桂附,何得谓专用寒凉也?元按:河间一生精力,全在《原病式》书中,以“亢则害,承乃

制”为骨子,以比物立象为化裁,足以羽翼圣经,启导后学。故元有《补注原病》一卷,刊刻世间,以质明哲也。但知世间之症,非火不生。此只知有夏,而不知有冬。庄子所谓:“夏虫不可以语水者”,此也。不问邪之轻重,概用黄连、石膏,苦寒伤胃。以为大块之中唯水能生万物,岂知雨能生木,雨多亦能灭木也。《易经》曰:“泽灭木者,泽多反不生也”,见《过象传》。故每见温病,服凉药太过,如禾苗渐枯,专望时雨以救之,若大雨滂沱,连旬不晴(晴),反伤禾苗之根。而伤真火,命门之火。以致汗出肢冷,烦躁欲寐,少阴病,但欲寐。面反如妆,真阳不潜。危如朝露。《难经》云:“旦占夕死,夕占旦死。”急用参附汤加童便,引导。或人参四逆汤加人尿猪胆汁冷服。徐子默《吊脚痧》云:“热溺冷服,冷味可去浮阳,热性可怯阴寒,格阳症中两得之法”,盖阳无阴不生也。以挽硕果危阳,大旱固然望雨,大涝可不望晴(晴)乎?硕果者,以易剥卦,五阴在下,一阳在上,如此病象,其上九曰:硕果不食,谓其不远之,复以下仁也。解见程伊川《易传》。若能汗收,如雨止。肢热,天渐晴(晴)。方有复反之机。反,阳潜也,非病反也,《易·说卦传》云:“剥,烂也;复,反也。”否则百难救一。又有胆小胆小不如心细之医,亦知治温病之法,如症当以咸寒,心胞方,而姑以辛凉,肺卫方,应用重剂,而姑以轻方,以致津液涸

尽，河间《伤寒医鉴》云：“病势大，药力小，而自死者，亦不知杯水救车薪之火为非。”譬如敌来数万在前，攻城破邑，而御敌之师，数百在后，虚张声势，此只知望敌，而不知迎敌也。此二症，一大过，一不及，皆不知中病，得中和之旨也。

七、治温病，要知上焦心主强健， 邪气舍心胞而顺传中 下者，虚先受也

温病由肺传心胞，一定不易之法。然有心主强健，心主本健，今云强者，较常人更坚也。则邪避实击虚。武侯《心书》云：“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兵法通医，故邪来亦如是。不谗言（忘）沉昏。不传心胞者，即《难经·五十六难》曰：“王者不受邪之意”。但脉实胸满，腹痛失气，王孟英云：“肺与肠胃，一气相通”，温热究三焦，以此二脏二腑为最要，肺开窍于鼻，吸入之邪，先犯于肺，肺经不解则传于胃，谓之顺传，不但脏病传腑为顺，而自上及中顺流而下，其顺也。有不待言者，故温热以大便不闭者，为易治，为邪有出路也。若不下传于胃，而内陷心胞络，是不但以脏传脏，且其邪由气分入营分，较顺传尤变之速。故曰：逆传也。元按王氏从温热论，不从外解，必致里结，悟出里结于何？在阳明胃

与肠也，亦须用下法参之。宜凉膈散，及〔大〕小承气汤加减。丹溪《格致余论》载罗太无云：“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旧屋，搆新屋，其材木不一，非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取釜底抽薪之意，若应下失下，下迟。燥屎结肠，大肠。正气又衰，难以峻攻者，若孟浪用峻攻之法，未有不邪正同亡者。以养阴润肠法。如增液汤，五仁饮煎汤送下麻仁丸，设肛门如钱，燥粪如拳，又须用蜜煎导法、猪胆汁方之类。回其津液，叶案云：“养得一分正气，即退得一分邪气，保得一分津液，即存得一分性命。”则燥屎自下，取水盛则舟自行之意。更有地道不通，燥结已久，其邪由中下反蒸上焦心胞，而谵语神迷者，如敌知南实北虚，先攻北方，熟知北方虽虚，其路不通，南方虽实，困久必虚，故敌见南反虚，北反实，又复〔回〕兵攻南也。当此之时，三焦合病，日期又多，欲攻邪，则碍正，欲补正，则留邪，昔陶氏节庵有黄龙汤之法，然不若近世费伯雄，字晋卿，武进人。《医醇繹义》之法妥善。费晋卿云：“人参、大黄并用，用意佳，究竟互相牵制，补者不补，而攻者不攻，不若先服攻下之剂，俟药力已达病所，随后即服保纳元气之剂，以收摄之。”元按：此从丹溪《格致余论》治叶先生之案对而悟出。以黄龙汤攻中寓补，费氏法先攻后补也。费法先胜而后求战，陶法先战而后求胜。

八、伏邪时邪多端 ,要辨大同小异

伏邪者 ,有温病。仲景《伤寒论》云：“太阳病 ,不恶寒 ,但恶热而渴者 ,为温病。”叶氏谓：“伏气直从里发 ,无标邪勾引 ,宜黄芩汤。”元按叶氏因伏邪里发 ,无新邪 ,故用苦寒也。

有风温 亦曰春温 ,立春后 ,风木主政 ,其风合温暖之气 ,客于肺卫 ,引出冬令所潜之热 ,必口渴有汗、恶风 ,如春应温而寒 ,其风合寒冷之气 ,伤于营分 ,亦引出冬令所藏之热 ,必口渴、溲赤、无汗、恶寒。伏邪合温者 ,以清露饮加薄荷、牛蒡子 ;伏热合寒者 ,以银翘散加葱白。次治标重于本之法 ,若本重于标者 ,宜黄芩汤加辛凉法 ,后仿此类推。

有风温晚发 ,风温在清明后者 ,为晚发。

有温热 ,立夏后 ,火淫主政 ,阳气尽泄 ,由温和而为温热 ,其温热之气 ,犯于肺卫 ,勾动冬令潜伏之热 ,必身热有汗、脉数、溲赤 ,较风温稍重 ,以温者热之渐 ,热者温之深 ,治以清露饮 ,以温热无风邪 ,故不加薄荷、牛蒡子也。

有暑病 ,夏至后赤帝司权 ,暑气流行 ,其暑气客于肺胃 ,引出冬令寒邪 ,所犯之热必面赤、汗大出、口渴、脉洪。此较温热更重。以热者暑之渐 ,暑者热之深也 ,治以清露饮加鲜荷梗、绿豆衣。以上首伏邪有本无标 ,下入则有本有标 ,《内经》云：“凡伤寒而成温病者 ,先夏至日为病温 ,后夏至日为病暑者”是也。

有伏暑 ,天之暑气一动 ,地之湿气自腾 ,其暑湿之气亦从口鼻而入 ,由母传子 ,伏于肺肾 ,暑多于湿 ,名曰伏暑。至秋冬外感寒凉 ,或受温

热,引动初夏伏暑,必口渴、溲红。舌白在气,舌赤在血。治法见《临证指南》、《温病条辨》,其症与湿温相别者,口渴能饮,身能转侧也。有湿温,与伏暑来源同,唯其人素偏于湿,又受湿,多于暑,名曰湿温。必身重疼痛,舌白不渴,或水黄而滑,脉细而濡,胸痞不饥,治当燥湿清热。吴鞠通化裁叶氏法,立三仁汤最妥。元按:辨舌黄而滑者,或清露饮加芦根、滑石;舌白而滑者,加苍术皮、省头草。其症与伏暑分别者,身重难转,舌滑不渴者。又按:伏暑湿温二症,秋重于夏,冬重于秋,至来春尤重于冬。故东垣《此事难知》云:“邪之所藏,浅者轻而易治,深者其病重而难治,尤深者,其病死而不治。”以上湿热暑邪仿此(也)。有寒湿,与湿温来源同,但湿居六七,暑居三四者,为湿温。暑居一二,湿居八九者,为寒湿。伏暑宜清凉,湿温宜甘淡渗湿,方中加辛温之品。寒湿不但辛温可加,即辛热亦可加,何者?以偏于暑者,多手太阴症,肺金畏暑,故宜清暑也;偏于湿者,多足太阴症,脾土恶湿,方先宜加温燥湿气,使湿化,口渴、舌宣,再更清凉可耳。有时疟,微寒身热、口渴、溲赤,或但热不寒,状如疟疾,即伏暑之轻者。治以叶氏法,不可用小柴胡汤。要之《内经·疟论》温疟有伏风之文,刺疟有五脏六腑之理,岂仅在少阳哉?若果疟来寒热相均者,此邪在少阳也。仲景小柴胡汤不可不用。徐氏灵胎,未明时疟在肺胃,而批叶氏不遵仲圣相传之小柴胡汤,以为疟疾不能出小柴胡汤范围,试问仲景《金匱要略》疟门中温疟以白虎加桂枝汤,牡疟以蜀漆散反治,牡蛎汤有柴胡引经云。有时痢,长夏肺受暑湿之气,由肺传于大肠,致为痢疾。暑多色赤,湿多色白。先疑(拟)注河间《原病式》可考。至所言伏邪为反疟痢,其法详于《临证指

南》此上五伏邪，当有标邪勾动者，大约叶氏总《内经》“夏伤于暑，秋必痎^①”引伸而出。况王孟英按喻氏云：“春夏之病，当起于冬，至秋冬二时之病，当起于夏，非其证诀。”**时邪者，有春邪**，冬不藏精，肾水已虚，本证伤寒，无热亦化，至春应温而寒，其发升之气被寒所遏，则营分受邪，必身热恶寒，无汗，咳嗽，治以葛氏葱豉汤加减，不可用麻黄、桂枝、青龙等方。若春寒之气，乘虚由壬传癸，二三日后，舌黄、口渴、脉变数者，此寒已化热也。有汗宜清露饮，无汗宜银翘散加葱白。**有风温**，春气大透，草木甲拆，则风温之邪，从口鼻而入，先伤肺卫，必身热、恶风、咳嗽、脉数，治以清露饮加薄荷、牛蒡子。或银翘散去芥穗、豆豉。**有温邪**，夏间阳气尽泄，则温热之邪，从口鼻而入，先犯肺卫，必脉数、身热、头痛、腰痛、口燥，治以清露饮，不可用银翘法。以温邪无风，故为不宜用荆芥穗、薄荷、牛蒡子诸品。元按：伤寒、中风与风温、温热，本系当令之邪，因时人但云风温、温热为时邪，而不云伤寒、中风为时邪，故不入当令之邪，而附于此。**有夏感**，夏宜热而凉，则暑为凉所遏，非凉中全无暑热也。其邪伤于营分，必发热、恶寒、头痛无汗、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蒋氏《佳素诊略》所谓“夏令感寒之症，犹冬温之理”，实发前人之未发。由此以观，则《局方》大顺散、冷香饮子，及藿香正气散中，散风寒之品居七八，祛暑湿之品居二三。昔贤将大顺散列于暑症门中，言此方，乃舍时从症者，陈修园之书可求也。更有谓夏间阳暑，多宜白虎汤、六一散。至于大顺散，乃治阴暑者，百中难见一二，不可妄投，徐洄溪之书可考也。二

① 痎(jie 阶)：两日一发的疟疾。也泛指疟疾。

子所论,皆本洁古静而得之,乘凉广厦,动而得之,途中冒暑。以元观之,绝不若夏感,犹冬温反悟之的当也。其余《局方》香薷饮、蒋氏越荫汤,皆可酌症而用。有秋邪,秋宜凉而热,其秋收之气,欲敛不敛,谓之秋行夏令。则热气由口鼻而入,先伤肺卫,必身热口渴,有汗脉洪。法以辛凉甘寒,不可用辛温燥热。有冬温,亦曰冬邪。冬应寒而温,其冬藏之气,欲藏不藏,谓之冬行春令,则温暖之气,由口鼻而入,先犯肺胃,必身热有汗、脉数、口干、寸口脉独大而无力,治以清露饮去桔梗、杏仁,加沙参、麦冬。以叶案治冬温谓:“不可用薄荷、杏仁、桔梗泄气”,大约因冬阳不潜,真气已虚,非春夏阳升之气不虚可比,故元仿此加减。以上六时之邪,皆有标无本。经云:“冬能藏精,春不病温。”对面即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故元于时邪,首言冬不藏精四字,以肾虚则诸邪易受,不独冬宜藏精也。且吴鞠通云“冬不藏精,非专主房劳”说,即一切人事之能动摇其精者皆是。可见婴儿幼女,亦有时邪之理也。伏邪、时邪而外,更有当令之邪者,曰伤寒。冬令外受寒邪,伤于膀胱,无汗、脉浮紧,其症治之法,详仲景《伤寒论》。曰中风,春令外受风邪,伤于太阳,恶风有汗,脉浮缓。其症治之法,亦详仲景《伤寒论》,曰中喝,夏令外受暑邪,从口鼻而入,伤于肺胃,必自汗恶寒、身热而渴、脉象微弱,其治法,详仲景《金匱要略》。元按:伏邪暑病与中喝形症颇同,唯暑病脉洪长,中喝脉微弱有别耳。曰中湿,长夏土旺十八日,〔温〕〔湿〕邪与暑相混,从口鼻而入,暑多于湿,则伤于肺金,湿多于暑,则伤脾土,即暑湿、湿温随受随发之症也。治见叶氏《临证指南》。曰秋燥,立秋后天地不交,则为否卦,其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大块之中 ,致为干燥之气 ,从口鼻而入 ,伤于肺经气分 ,必身热鼻干、咳嗽、口燥、右脉数大 ,治以喻氏清燥救肺汤 ,及叶氏法。至于吴鞠通之化裁 ,宜去取可也。以上五当令之邪 ,皆有标无本 ,《内经》所谓“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天为热 ,在地为火 ,在天为湿 ,在地为土 ,在天为燥 ,在地为金 ,在天为寒 ,在地为水”是也。秋燥从此悟出。斯刻只论风温、温热、冬温 ,今将伏邪、时邪 ,与当令之邪 ,标本言明 ,使学者 ,知辨症在毫厘千里 ,宜博览群书 ,精求义理 ,勿贪一书之简易 ,孟浪施治也。

九、治温病 ,要识寒极似热、热极似寒、虚极似实、实极似虚 四症 ,方不乱言吉凶

温病热从里发 ,时邪热由上受 ,并非寒症也。因过用凉剂 ,李氏文荣《仿寓意草》云：“载陶雲汀宫保 ,被医误用苦寒伤胃一则。”唐方伯论大意云：“热症用凉药 ,固然枯苗得雨 ,宜雨泽以润之 ,不可冰雹以伤之。”今累用黄连、石膏者 ,冰雹是也。元按 :若阳明少阴有实火 ,又为白虎、三黄之症 ,故元尝语诸友曰：“雪水、秋露及西瓜汁 ,治肺胃之热也 ,蚌水、蔗浆、生地、元参 ,救肾阴之热也。诸品当则为时雨 ,不当为冰雹 ,不独黄连、石膏而已。”而伤命火 ,致龙火不潜 ,真阳外越 ,面赤如妆 ,口渴欲饮 ,小溲黄色而

清。《经》以“诸水澄清，皆属于寒；诸水浑浊，皆属于热”。今黄而清不浑，非真热也。观天寒水清，天热水浑，及冷水澄清，热水浑浊，则理自明。见王九峰《搜论》。唯脉象沉细，或脉如数，重按全无。四肢厥冷，手厥上臑，足厥上膝。鼻孔冷气，蔡氏熙和云：“肺气喘促有似真热，但真热鼻孔气热，假热鼻孔气冷，为异耳。”大便清利，脾阳虚也。此真寒而假热也。误用白虎汤必死，须以人参四逆汤加童便主之。若能肢热脉起，则假热形症，不治自愈。如天大雨，则龙雷火起，若雨散云收，阳光普照，则龙火自潜。又或温病传于中焦，当下失下，热甚于内，四肢厥冷。时热时止，不上臑膝。身反恶寒，热极反从寒化，谓阳甚于内，外反阳微也。神昏不渴，热壅于胃，或入于血，皆令人不渴。小溲白浑，浑浊属热，切勿以色白为寒。唯大便不解，胸腹满痛，舌黄而焦，齿黑唇破，脉沉实者，此假寒而真热也。误用姜附必危，河间《伤寒直格》云：“病本热甚，热蕴于里，则阳气陷下，以至厥逆身冷，或青而脉微，乃妄以寒极而急救其阳，反遭其暴害也”。须以白虎汤合承气汤下之。若果便解脉数，则假寒形症不治，而为大渴大汗、烦躁如狂，诸症见矣。如火炉然，外虽冰冷，中有热炭未熄，若火箸一拨，则内伏之热外腾。又或温病日久正伤，致为脾肾双虚。按温病初起，或不知辛凉解肌，而用辛温发表，不能外解，转致内热。或灼胃液，甚至暗耗肾水，否则凉药太过，以伤脾阳，故缠

绵日久 而致正气受伤矣。身内反热 脉来细数 但热有时而衰 脉重按无力 口干不欲饮 舌赤有巢 经云“阴虚生内热” 此虚极似实也。误用白虎三黄 则身愈热、脉愈数 以叶氏复脉汤合生脉散主之。俟阴亏全复 则虚热自止。此肾虚可复。更有身热已退 舌上无胎 无积滞也。但胸痞不畅 饮食不进 胃阴虚、胃阳虚 皆能致不食。胃脉弦大 重按似有似无 经云：“脾虚生胀满。”亦虚极似实也。误用泻心及消导之品 致犯虚虚脾胃虚 而用攻剂 则中土愈虚。之戒。须以建中及复脉、益胃等汤叶氏按：“仲景云：‘元气已伤而病不愈者 当与甘药。’则知理阳气 当推建中 顾阴液 须投复脉矣。”加减主之。俟脾胃一健 则饮食自进 胸口反宽矣。土虚则胀 土实则愈 此脾虚可复。又或温病身倦骨痛 神迷安静 恶闻响声 唯脉沉数有力 舌黄黑起刺 便闭溲赤 王冰所谓：“大实有羸状。”此实极似虚也。误用参芪归术补剂 致犯实实之戒 须用增液承气汤主之。如大便一行 则反口渴烦躁 甚则起床发狂 经云：“心病则烦 至烦躁可平矣。”以上四症 关系甚重 平素须细细辨明 临证自有真见。故经曰：“谨熟阴阳 无与众谋。”又曰：“知逆与从 正行无问 此其道也。”经云：“心病则烦 肾病则

躁。’此阴阳交脱也。若用参附回阳 ,致犯燎原之戒 ,须用三甲复脉 ,及大定风珠诸品。以挽之。俟阳潜阴回 ,龙雷安泽 ,则阴津来复 ,烦躁可平矣。

温病辨症卷下

丹徒马宗元清儒甫述

同里袁莘谷先生鉴订 同学李恩蓉东云参阅

受业杨奇珩校字

温
病
辨
症

十、治温病 ,要辨得表里、虚实、 寒热六字明白 ,然后 用药 ,方不差误

均是恶寒也。唯温邪微寒 ,温病从口鼻而入 ,客于肺卫 ,而微寒者 ,是肺金本寒也。一二日后 ,即单热不寒矣。微字温热着眼处。身热为表 ,叶氏云 :“邪在肺 ,为表。”有汗恶风 ,清露饮加薄荷、牛蒡子 ;无汗恶寒 ,银翘散加葱白。有汗出鼓慄 ,河间《原病式》云 :“病热过甚 ,则反出五液 ,或为战慄 ,恶寒 ,反兼水化制之也。”其为治者 ,但当泻其过甚之气 ,以为病本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叶氏云 :“诸禁鼓慄 ,皆属于火。”则知战慄 ,乃极热而反见寒象。壮热而渴者为热 ,白

虎汤加减。有微热肢冷，恶热反欲近火，但便闭溲赤，此热极反从寒化。河间《伤寒医鉴》云：“五行之道，实甚则过热，反似克己者也，是谓兼化。”如万物热极，而反出水液，以火炼金，热极而反化为水，是以火极而反以水化也。为里为实，大承气汤合增液汤下之，腑气通，则反肢热、烦渴。症在上中，二焦。服寒凉攻伐太过，好用寒凉之过。反自汗恶寒，呕利肢冷，脉沉舌润者为虚。阳虚附子理中汤加浮小麦。

均是发热也。温邪头痛，寸脉洪，身热小溲赤，为表。有汗清露饮加减，无汗银翘散加葱白。有胸膈烦热，呼吸俱粗，关尺右手洪数，溲赤便通，有热无结。为热。清心凉膈散。有烦躁脉数，胸脘拒按，舌或黄或浊，及腹痛便秘，或热极旁流，为实。小陷胸汤、小承气汤加减。此治邪气不逆传心胞，而顺传中下者。若舌黄白相间，与黄而光滑无根者，不可用之。详《温热论》中。又有热久伤阴，用清凉药而身热烦躁更甚，用攻下药而便反不解，舌燥尤甚，此大虚有盛候也。阴虚，三甲复脉汤，若夜热早凉，热退无汗者，热在阴分也，宜青蒿鳖甲汤。有劳复发热，因病新瘥，津液未复，血气尚弱，或语言伤气，思虑伤脾，身热随至，宜寡言屏虑，劳复良剂，清解余热为主。生脉散加生地、石斛，煎水送下归脾丸二钱。有食复发热，因病衰，脾胃未健，骤进饮食，此症舌必复黄。难以消化

其积滞，复裹余邪也。章虚谷曰：“此言病初愈，余热留藏于经络气血而未净，因食助气，则二热相合而复炽。故食肉，病必复发；多食谷，则邪遗留，必淹缠难愈。故当解口清淡，稀粥渐为调养也。元按：唐鉴云：治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宜扶正消导，叶氏《景岳发挥》云：‘因食而复热，宜消其食，其热自退，不可谓温病概禁消导。兼清余邪为主。随症酌量用方。更有下后身凉数日，而复发热者，余邪复出也。按时气自复者少，伏邪自复者多。以伏邪如鸟栖巢，如兽藏穴，根本坚固，匿于少阴，一旦外感六淫，引出内伏之邪，若巢穴之外，有声响动，致鸟不安于巢，兽不伏于穴。治伏邪者，如射鸟于巢，捕兽于穴，须用良策，方免伤人。如服应症之药，而身热已退，诸恙渐平，或逾数时，或隔数日，而热尤甚，症愈重者，乃巢内尚有巨鸟，穴中仍藏猛兽，见捕射难以容身，只得并力而出，与正相斗，甚则猛复三五次者，故伏邪较时邪为难治之。有一日用辛凉，二日增烦躁，二日用甘寒，三日增神糊，三日用咸寒，四日增舌黑，正是愈投凉药则愈增热病。若非伏邪外达，焉有用寒凉之剂，存阴辅正，不见寒症反增热症者？其时宜将内伏之邪，与正气相较，如正胜于邪，则用清营汤、紫雪辈，则邪解正复，自然脉静身凉，若邪胜于正，则渐渐神昏内闭，即难治矣。又按：伏邪痧疹，无论大人婴儿，虽用对症之方，而余气未尽者，则必时热时止，夜寐不安，精神不振，胃气不醒。医者当审来源，未用清凉药之先，预言服药后必壮热口渴，甚则神糊谵妄，皆系伏邪外透，免致惊慌。

均是寒热往来也。温邪必热多寒少，温病手太阴受邪也，非足少阳受邪，寒热相平可比。观易雷天大壮，阳

画多 阴画少 ,即热多寒少之理。地天泰 ,阴画与阳画相等 ,即寒热相平之理 ,若误认肺经症 ,作胆经症 ,则雷天大壮 ,不几为地天泰乎 ? 较之伤寒 ,寒热不均 ,平也。比之疟疾 ,又不分明 ,疟疾休作有时 ,温热休作无时 ,由无时而转有时 ,是邪转疟也。由有时而转无时 ,是疟化邪也。自寒少热多 ,而为壮热神昏者重 ,由神昏壮热 ,而为身热微寒者轻。初起兼头痛 ,无汗者为表。银翘散加减。兼大腹胀 ,便结者为里。小承气汤加减。若泥于伤寒者 ,必议大柴胡汤矣。有汗下后 ,脉虚心悸 ,神倦自汗 ,内热阴虚形寒阳虚者为虚。炙甘草汤去参姜 ,加柏子仁、左牡蛎、淮小麦、夜交藤。

均是头痛也。温邪必自觉热蒸昏闷 ,风寒诸痛不昏闷。身热微寒头痛者 ,为表。银翘散加减 ,有烦渴自汗、脉数头痛者 ,为热。白虎汤 ,兼呕者 ,竹叶石膏汤。有舌黄身热 ,日晡时甚。腹满便秘头痛者 ,为里。凉膈散加减。有汗下后 ,神倦自汗 ,脉虚头痛 ,时来时止者 ,为虚。知柏地黄汤加浮麦、黄芪。

均是自汗也。河间《伤寒直格》云 :“怫然痞闭无汗者 ,故当病也” ,其汗泄通泰而亦病者 ,盖泰极则否也。夫人气和而为汗 ,如天地气和而为雨 ,过多则涝矣。温邪热蒸而自汗 ,不可以表虚论也。头眩有汗恶风 ,初起恶风有汗 ,又不可拘温邪无表虚者为表。清露饮加减 ,有舌黄烦渴 ,有汗便通者为热 ,天水散加味。有胸痞腹满

拒按,四肢徹然汗出者为实。小陷胸汤加味,小承气汤加減。有邪退正虚,舌赤不渴,二便清利,自汗者为虚。吴氏救逆汤。有热极汗多,致阳随汗泄,而暂肢冷脉沉者为虚。先宜参附汤。按温病热极,汗出不止,而肢厥恶寒脉迟者,此阳气随汗而泄,宜速回阳,阳回热必复炽,当更救阴之法,战汗者亦然。若服凉药过甚,而伤真火,必汗出而冷,肢厥脉沉者,此真阳飞越,急当回阳,阳回热不复炽。宜用阴阳双摄之法。但二疾回阳之后,一复热一不复热,所谓生死在须臾,缓则不可救矣。解见《回溪医案》。

均是战汗也。河间《伤寒直格》云:“正气与邪气并之于里,表气虚而里热实,亢则害,承乃制。”故里之大热极甚,而反兼寒水之化制之。故病热极而反寒战也,诸战皆然。吴又可云:“热病大汗将出,而反寒战者,如鸟之将飞,其身必伏,先纵足,而后扬翅,方得升举。”温邪以战汗为佳兆,以战则邪正相争,汗则正逐邪出。经云:“人之汗生于谷,谷生于精”,今汗出热退,是邪却而精胜也。叶氏云:“温邪始终在气分流连,可冀其战汗透邪”,今邪与汗并,热达腠开,邪从汗出矣。透则脉静身凉,汗透脉静者吉,脉躁者凶。腹无阻滞,大便已解可知。否则余邪未尽而复热,经云:“精胜则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则有再作战汗而解者。前战汗者,譬之大敌已退,复后战汗者,如敌隐伏山林丛杂之中,见大队已败,难以伏藏只得出而相战,若有汗而热复退,是正又胜邪矣。有战汗须三四次而解者,此邪实正强,难分胜负也。有战一次,不能再战,正不胜邪。待

酌下法而退者，此敌来甚锐，我军寡，虽胜众，免强决战，必俟援兵以败之，未尝不助我以退敌也。有虚人，或邪踞已久，忽战汗后，即加沉昏珠汗而脱者。如敌攻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勉强而战，而城不为敌败者，鲜矣。凡战汗之时，多与热汤，助其作汗。如敌渐渐欲溃，吾军加以饱餐。取以饱胜饥之法。战汗之时，脉多停止，汗后自见。战时邪正混为一团，阴阳不分，气血相乱，故脉多停止。总之战汗后，神静者吉正胜，昏躁者危邪胜也。

均是狂汗也。作汗似发狂，发狂似作汗，宜细辨。温邪服辛凉药后，忽手舞足蹈，踏床投榻，遂大汗淋漓，热退脉静者安。如敌来已久，见吾军强壮，未敢相争，暨久粮饷日虚，勉力与正相争，则为正所败。故大汗后而热自退，脉自静也。河间《伤寒直格》云：“作汗之病热者，乃阳热拂静而否极复泰，即热气熏蒸而为汗出也。如天时阳热亢旱，否极而泰，则复为雨矣。故欲雨，则天乃郁热，晴霁则天反清凉，人凉则病愈矣。刘松峰《述古》云：“阳亢则水亏，阴衰则火盛”，水涸于经，安得作汗？譬之干锅赤裂，润自何来？但加以水，则郁蒸沛然而热气上腾，汗之水生，亦复如是。用凉药以救水，水生而汗有不出者乎？如症同上而发狂，或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有汗而热如故者危。彼此相战，有自溃之势。二者临时作汗发狂，欲见之时何别？以作汗之脉数而缓，缓则胃气和。发狂之脉数而大也。

大则病进。元按 战汗、狂汗两条伏邪最多，时邪甚少。

均是发黄也。温邪渴未甚，腹不满，无汗溲短，心中懊恼发黄者为热。栀子柏皮汤加减。有头汗出，渴欲饮水，腹满舌黄，溲闭发黄者为实。茵陈蒿汤加减。有身面悉黄、少腹满、肠鸣溲少者，为蓄水。四苓合六乙散加茵陈、车前草。有少腹软痛、溲长便黑黄者，为蓄血。桃仁承气汤去桂枝加茵陈、丹皮，元按 吴氏风温、温热门，载发黄二条，窃思发黄之症，一则曰溲短，再则曰溲闭，既短且闭，显然热为湿郁，发于皮外。果然单为湿病，皮肤未必见黄。况叶案风温、温热门，并未载发黄之症，可见此症宜入湿温之门，用述鄙意以质明哲。

均是瘾疹也。疹属太阴风热。温邪初在太阴，不可发汗，若误汗，误用辛温汗剂。而汗反不出，发疹者为表。银翘散去豆豉，加生地、丹皮、元参、大青叶。有烦渴舌黄，便闭，发疹不快者为里。玉女煎加硝黄下之。有元气不足，而得温病。凉剂过甚，逼龙雷之火，熏烁脾肺，而发阴疹者，色必淡红，手足多而胸背少，脉沉细不洪者，为阳虚。附子理中汤加减。

均是发痲也。痲属阳明营热。温邪从经脉，有外解之机。亦佳兆也。如身热无汗，误表而汗不出，为隐痲者为表。银翘散加减。有身热谵语，而隐痲者为里。犀角地黄汤。叶氏云：“烦躁大便不通，加金

汁,老年或平素有寒者,以人中黄代之。”有壮热舌灰,神糊便实而隐癍者为实。白虎化癍汤,加丹皮、赤芍、黄芩、芒硝、大黄。有癍出而里热不解者,为胃津亡也,主以甘寒法。重者以玉女煎,轻者以梨皮、蔗浆。若其人肾水未亏,邪虽未及下焦,宜加咸寒,如元参、知母、阿胶、龟板之类,以安未受邪之地。《内经》所谓“治其未病也”。至于阴癍治法,见前疹病。夫杂病,以癍消则愈,温热以里清为要。温病与疫不同,无论表里,切不可用吴氏举癍汤,引邪内陷而神糊矣。故每见癍透数日,而谵语神昏如昔,必待里热全清,二便清利,方为愈期也。若欲细辨色赤、色紫、色黑吉凶,宜看叶氏法。见《三家医案·湿热论》小注中。

均是烦躁也。烦为心神不安,躁为扬手掷足。皆郁热所致,热浅则为烦躁,热深则为沉昏,烦躁转沉昏,自轻至重;沉昏变烦躁,自重化轻。如初起恶风,身热烦躁者为表。清露饮加减。有壮热口渴,舌黄而烦躁者为热。白虎汤加连翘、花粉。若四边红、中心或黄或白而干者,宜凉膈散。有胸痞满,或腹实痛而烦躁者为实。黄连泻心汤、小承气汤。有汗下后,真阴欲竭,壮火复炽,心烦不得卧者为虚。黄连阿胶汤。有舌黑烦躁,渐近神昏者,为欲内闭。清宫汤加减、牛黄清心丸。

均是呕吐也。温邪胃热者多。河间云：“呕者火气炎上之象也”，故胃热甚，则呕也。如身热头眩而呕者，为表。清露饮加枇杷叶，不可用二陈汤。有烦渴脉数而吐酸，经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河间云：“吐酸，肝木之味也，由火实制金，不能平木，肝木自甚，故为酸也”，叶氏《景岳发挥》云：“天气热，虽在釜中，亦能酸臭，天气寒，焉有酸臭之理？”。由此观之，则知热极而酸无疑矣。又譬之以饭造酒，盖暖则成酒，热极则酸。元按：酸而温者为热，酸而冷者为寒。然温邪属热者多，属寒者亦不可不知。者为热。竹叶石膏汤。有心下脐上满痛拒按，而呕者为实。小陷胸合调胃承气汤加减。有汗下后，心悸神虚，多汗，舌赤，闻响声而呕者，为虚。阴虚复脉汤加玉竹、枇杷叶。有清凉太过，肢冷溲清，自利而呕者为虚。附子理中汤加减。更有湿温，另有治法，详《温热赘言》、《温病条辨》。呕吐不止，昼夜不差，欲死者，为胃移热于肺，肺不受邪，还归于胃也。如天晴已久，阳气自旺，一旦地之云气上于天，则阳刚不受，复降于地。闻吾邑某姓，得呕吐症，医投生姜、半夏，其呕尤甚，更逢平肝和胃之法，仍然不止。遂请邑东王明经先生至，用黄连四分、苏叶三分，煎服。一时许，呕吐陡止。元因悟寄瓢子之方，二味用如许之少者，盖遵温病首先犯肺，故治上不犯中，而效如影响，然王氏好奇也。

均是口渴也。温邪口渴者多，但一入血分，则口反不渴，热结下焦，口亦不渴，逆传入心胞，神昏舌黑，口亦不渴，不

可谓不渴非热症也。至于湿温初起，湿踞于中州，胸痞不饥，热未胜湿。虽目赤溲赤，口俱不渴，临证者，宜不论舌苔黄白，总以滑润不燥为别。如身热恶风而渴者，为表。清露饮加花粉、麦冬。有烦躁大渴饮冷，舌黄者，为热。白虎汤加减，甚则以冰水频饮。有热痰者，雪梨浆沃之。有壮热口渴，胸脐腹痛硬，手不可近者，为实。小陷胸、大承气加减。有尺数，少腹满，口渴溲赤，痛而短者，为蓄水。猪苓汤、导赤散、六乙散。有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为瘀血。犀角地黄汤。有汗下后，心悸者，尺脉如数。如数者，非真数也，见薛生白先生原著注中。口渴者为虚。此津液少也，生脉散加麦冬合五汁饮主之。凡温热，渴甚则热甚，渴饮则热散，在末路，以渴为有余邪，不渴为无余邪，此系要诀，不可不知也。

均是咳嗽也。温邪初起，热在肺卫，身热咳嗽，微恶风寒者，为表。有汗者，清露饮加减，无汗者，银翘散加减，不可用苏杏二陈汤及六安煎加防风、白芷，辛温之品。有身热舌黄、口渴有汗、咳嗽有痰者，为热。泻白散加前胡、牛蒡、薄荷。有咳嗽痰多、烦躁腹满、便闭脉数者，为实。三承气汤加连翘、杏仁、象贝、瓜蒌。有汗下后，阴液来复，虚火无制，而灼肺金，致咳嗽面赤，甚或喘促，脉象细数，舌赤有巢，为阴虚。三甲复脉加天冬、杏仁。有清凉太过，则龙火不

潜 ,而上灼于肺 ,致面赤如妆 ,咳嗽痰沫 ,脉象虚数 ,重按若无 ,四肢微厥者 ,为阳虚。金匱肾气丸加减。

均是喘促也。温邪初起 ,热在肺卫 ,身热恶风 ,有汗而喘者 ,为表。银翘散加桑白皮、苦杏仁。有壮热口渴 ,舌黄脉数而喘者 ,为热。苇茎汤加桑白皮、川贝母。有热邪郁肺 ,右寸实大 ,咳逆喘急 ,声音不出 ,甚则不得卧者 ,为肺实。葶苈大枣合苇茎汤、泻白散加减。有烦满腹胀 ,大便秘结 ,胃脉数滑而喘促者 ,为胃实。三承气汤加杏仁、桑白皮。唯误发其表难治。有误表劫津 ,致伤肾阴 ,阴伤则阳无所敛 ,故少纳气乏力 ,以致喘促汗多 ,脉数无力者 ,为虚。汗多肢温 ,阴虚也 ,三才复脉等汤加减 ;汗多肢冷 ,阳虚也。参附汤加味。

均是吐血也。温邪热伤肺胃 ,身热咳嗽吐血者 ,为表。清露饮加山 [枝] (栝)皮、梨汁。有壮热口渴 ,舌黄脉数 ,而失血者 ,为热。犀角地黄汤、竹叶玉女煎加减。有吐血紫块 ,少腹痛或胁痛者 ,此乃温热 ,由肺卫而引动宿血也。应症方中加丹皮、赤芍、桃仁、大黄、黄芩 ,按此症在三四日引动者可治 ,十余日引动者难治。有清利太过 ,龙火上越 ,致颧赤如妆 ,脉数无力 ,重按似无 ,口渴不饮 ,而失血者 ,为阳虚。

人参四逆汤加童便。

均是耳聋也。温邪之热，易伤肾阴，肾开窍于耳。非伤寒少阳经耳聋可比。叶案云：“温热熏蒸之气，上迫清窍，耳为失聪，不与少阳耳聋同例。”元按：伤寒有胸胁满而口苦，寒热脉弦，今温邪只口渴烦躁神昏，脉躁溲赤也。若误用小柴胡汤升阳则阴耗，所谓以少阳药治少阴也。宜陈修园谓：“有病之经络未蒙其救，无病之经络，徒受其殃耳。”初起二三日，身热恶风而耳聋者，为表。清露饮加生地、荷叶。身热腹痛，便闭脉实而耳聋者，为实。增液承气汤加荷叶，不可用菖蒲治耳聋，反引邪入心胞也。有神昏谵语，舌黑溲赤而耳聋者，为欲内闭。紫雪丹、牛黄丸以石菖蒲、鲜荷叶煎水下。有汗下后，神倦盗汗，脉虚舌红而耳聋者，为虚。不可急治，以甘润为主。三甲复脉汤加鲜石斛或石菖蒲，待粥食如常，二便调匀，始由渐而全。更有症久虚极，致神昏肢厥，舌蹇不言，循衣摸床，面额珠汗而耳聋者，为津脱不治。温邪无论始终，皆以耳聋为最忌，因耳聋显系少阴肾水被热邪劫灼，故初起方中宜刻刻保阴，若内闭心脏，或病后虚甚者，终归无济。

均是舌鉴也。温邪舌白而燥，症在肺卫。伤寒舌白不燥，不滑，必恶寒无汗，脉紧。湿温舌白而滑，身重不渴脉濡。温邪舌白而燥，口渴溲赤脉数，三者同中有异。拘于伤寒感冒者，又欲议麻黄桂枝及冲和汤矣。已见少阴水亏也。辛凉方中宜加育阴之品。有苔黄而干，舌苔不论

黄黑,以干为津液受伤。口渴便秘者为里。凉膈散加减。有神昏肢厥,舌灰黑而燥者,为欲闭。清宫汤加减,另服紫雪丹。有舌黑无津,中生芒刺,神糊脉数,大便不解者,为实。犀角地黄汤加枳实、大黄、芒硝,先以梨汁和蚌水服之。有舌苔微黄身热,用攻下药,则身愈热,舌愈燥,及心悸腰痛。扁鹊所谓“损不足也”为虚。三甲复脉汤、生脉散加减。更有苔赤带紫而燥,神糊谵语,渴饮者,为热在胞络也。白虎汤加犀角、羚羊、生地、金汁。有病瘥后,虚热盗汗,舌鲜红而燥,脉细数无力者,阴虚也。炙甘草汤加元参、石斛、龟板,不可用寒凉药。有病瘥后,恶寒有汗,舌黑而润,不渴不热,脉沉细者,为阳虚也。金匮肾气汤加减。总之,舌上无[胎](苔),则胃无津,可清润,不可攻下,此要诀也。观舌辨症,《温热论》最详。

均是舌强卷短也。温邪舌强无表,无表者,无肺卫形症也。有身热舌蹇肢冷,无厥。邪入心胞者为热。舌为心苗,牛黄丸、清宫汤加减。有舌黄,胸腹满痛,舌强便闭者,为里。三承气汤加减。有误表劫津,心中震震,舌强神昏者,为虚。大剂复脉汤加减,或阿胶鸡子黄汤加麦冬,以汗下后,舌强与舌痿同治,按舌痿软而枯,小虚脱之症,死不治。更有舌黑生刺,变为卷

短，失下症也，为实。此火极似水，宜大承气加育阴之品急下之。以上诸症，兼痿者，应用方中加川贝、杏仁、栝蒌、竹茹，甚则加礞石滚痰丸。宜参湿温法。

均是懊恼也。温邪二三日，舌微黄，王孟英云：“舌苔薄而清者，邪未胶结，可吐散；舌苔厚而有根，浊邪瘀结，须重用辛开苦降。如吐之，邪结不得出，反使气逆而变他证。”寸脉盛，心烦懊恼，欲呕，起卧不安者，为热。宜涌而越之。栀子豉汤加减。有二三日，心烦不安，痰涎壅塞，胸痞而欲呕者，为痰热。亦宜吐之。瓜蒂散，虚者或加参、姜。有下后虚烦不眠，心中懊恼，反复颠倒者，宜量虚实治之。栀子豉汤，少气者加甘草，呕者加姜皮，实者加大黄。

均是胸满也。膈间气塞满闷。温邪胸满不痛，邪尚未结也，为痞。黄连泻心汤加减。胸满痛者，邪气已结也，为结胸。按而始痛者，小陷胸汤；不按而自痛者，大陷胸汤。兼痰牵引串痛而呕，加川贝、杏仁、枇杷叶；兼食必硬痛，或块拒按加枳实、焦楂、麦芽；兼血不拒按，按之软，不硬，脉必芤涩，加蒲黄、五灵脂、赤芍、丹皮。有屡攻下而胸满痛者，乃脾土虚弱，肝气上逆也，为虚。脾虚小建中去饴糖加甘蔗水。

均是胁满痛也。胁肋下气塞满而痛。温邪胁满痛，在左者，属血，肝居左，且藏血，宜应症方中加延胡、归尾、桃仁、五灵脂；在右者，属气，肺在右，且主气，于对症方

中加青皮、大腹皮，又有在右属痰者，加白芥子、杏仁，甚者，则加大戟、芫花。大抵痰气无常时，有聚散，非比在血，有聚无散也。欲知在右痰与气之分，观气散余无所苦，痰散仍有所苦可知。有汗下清利后，而胁满痛者为虚。气虚兼呕者，宜养气；或血虚兼时热者，宜养血。元按：胁满痛，较胸满痛难治。以胸者，譬之要道，不得久塞；胁者，譬之僻巷，塞则难开也。

均是腹满痛也。宿食邪结也，多气血，痰水者少。温邪满而不痛者，乃水谷散漫未结，为邪在气分也。于对症方中加大腹皮、青皮、山楂、谷芽、枳壳。若兼舌黄脉实者，为邪已传胃。小承气汤加减。亦有痛而不满者，乃水谷燥结，为邪在血分也。不受按而硬者，宜下之。调胃承气汤。有满痛俱作拒按者，宜急下之。大承气汤加减。或更兼下稀黑水，此热极旁流也，同上法。大承气汤，虚者新加黄龙汤。有满痛喜温不喜按，反肢冷脉迟，舌润不浊，此因服苦寒太过，而伤脾胃之阳，宜温下之。千金温脾汤、附子汤加硝黄。

均是少腹满痛也。温邪满而不痛，为湿胜兼温气滞也。于对症方中加青皮、六一散。有痛而不满者，为热伤肝经血分也。于对症方中加黄芩、赤芍、归尾。有满痛俱作，小便不利者，蓄水也。四苓合益元散。有少腹满痛，而大便不通者，为燥屎也。三

承气汤加减。有少腹坚满小便利而大便黑如漆者,为蓄血也。桃仁承气汤,甚则抵当汤。更有满而不痛,痛而不满,喜温喜燥,此由清下太过,为虚也。金匮肾气汤加减。

均是自利也。自利者,不经攻下而自然泄泻。温邪由肺胃传大肠,是热极旁流也。热泄,脐下热,口渴,舌黄脉数,溲赤,所泄稀水,色黄黑而臭。寒泄,脐下寒,口不渴,舌白滑,腹痛脉迟,溲清畏寒,所泄稀水色清白而无味。初起头眩身热而自利者,为表。清露饮合鸡苏散。有身热舌黄,谵语自利完谷者,邪热不杀谷,《伤寒原病式》为实。仲景云:“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加减。有腹满无块,时作肠鸣,小溲短而大便自利者,为蓄水。猪苓汤合六一散加白通草。有清下太过,胸满不饿,脉迟溲清,而下利清谷者,为虚。六君子汤加熟地炭、炮姜炭,或桃花粥主之,或清下后,但大便溏甚、一日三四行、脉仍数者,宜吴氏一甲煎法。

均是大便不通也。温邪上三日,身热恶寒,大便虽结,未可下也。下之必使结胸。有烦渴谵语,舌黄黑,腹微痛者,为里。凉膈散加减。有热久耗劫津液,燥结难下,脉数无力。神虚舌干,不下则结粪不通,下之恐元气不继,以补中寓泄法酌用。陶氏黄龙汤,或先投承气汤以攻邪,次进复脉汤加人参以补正,但补剂须要用得不早不晏,自然有利无害,若补速则

攻者不攻，补缓则补者不补，吾辈宜慎之。有六七日大便不解者，其人素有阴亏遗精，必舌赤有巢，腰间疼痛，为实中有虚。增液汤加芒硝煎水，送下麻仁丸三钱，不下再加大黄。有大便已解，越三四日而发热，为余邪复结，仲景云：“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宜与增液润下法。增液汤不下，转矢气，再合调谓承气法，此从仲景少与小承气汤，探转矢气而知可攻之意套出。有大便解而未畅，日期又多，见出神虚懒言，烦躁不寐，时而冷汗欲脱者，为虚中有实，当先扶正，然后缓下之。炙甘草汤加当归、夜交藤、左牡蛎、浮小麦。俟虚汗已止，神虚渐振再于方中加麻仁丸，不下再加萸贝，慎不可另用硝黄。按丹溪《格致余论》云：“凡言治国者，多借医为喻，仁者，斯言也。真气民也。病邪盗贼也。或有盗贼，势须剪除而后已。良相良将，必须审度兵饷之虚实，与时势之可否，然后动之。涉轻妄，则吾民先困于盗，次困于兵，民困而国弱矣。”有阳明胃实而用承气，则燥屎已至广肠。因肛门如钱，燥屎如拳，难以再攻者，或有胃虚肠燥，大便虽结而不可攻者，宜用外治法。仲景蜜煎导、猪胆汁方酌用。有汗多伤津液，即烦而大便硬，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者，不可攻之，以大便不久自下也。仲景云：“小便数少，津液复还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均是小便不利也。温邪头眩身热而小便短

者,为表。清露饮加赤苓、猪苓。有烦渴脉洪而小便不利者,为热。吴氏冬地三黄汤加减。有烦躁谵语,脉实,二便不通者,为实。先通大便,燥粪一解,则小溲自行,勿用利品。有汗下后,唯小便不利者,阴不足也。肾司二便,肾阴虚故小便难。为虚。炙甘草汤加龟板,不可用五苓、八正辈。

均是溲色也。温邪由黄而赤,自表入里。由赤而黑,热入血分,蓄血则黑。初起身热咳嗽,恶风溲赤者,为表。清露饮加减。有壮热烦躁,肢厥,热厥。便秘溲赤者,为里。白虎汤加大黄、枳实。有少腹满,烦渴呓语,而小溲黑者,为热与蓄血。犀角地黄汤加大黄、桃仁、泽兰。有汗下清凉太过,表里无邪,但腹痛泄泻,小溲黄而不浊不热者,为脾肾虚。附子理中汤或加熟地炭。

均是齿燥也。温邪由肺传胃,致身热舌干,口渴齿燥者,为热。白虎汤加生地。有壮热口渴不饮,齿燥如煤,便闭溲短者,为实。大承气汤加犀角、生地。有汗下后,时热时止,咽干起燥,齿黑少津者,此肾水渐涸,虚火煎熬也,为阴虚。三才汤加减。有清利后,真元受伤,不能生脾土,致腹痛便溏,小溲清畅,齿黑而润,脉沉迟者,为阳虚。附子理中汤加减。

均是遗尿也。温邪烦躁，神糊谵语而遗尿者，为热。白虎汤合导赤散。有内闭及虚甚，而遗尿者，为不治。

均是谵语也。热蒸心胞。温邪脉洪，身热而谵语者，属经肺心胞二经，热由肺传胞，尚未离肺。兼表。清露饮加麦冬、益元散。有身热大汗大渴，脉洪而谵语，舌黄者，为胃热。白虎汤加连心连翘、连心麦冬，切不可用菖蒲、郁金、犀角引邪入内。有腹痛拒按，舌黄黑生刺，脉实大而谵语者，为胃实。仲景云：“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也。”犀角地黄合调胃承气汤加减，以雪水煎之。有身热不渴，舌黑无津，谵语脉数者，为欲闭。无津者，火极也；色黑者，水亏也。复阴为主，宜治犀角地黄汤、清营汤加减，兼服牛黄清心丸、至宝丹。有汗下后，二便清利，胸腹无阻，六脉虚数，而谵语者，乃阴阳双虚，神无所依，心为婴儿，肾为姹女，脾为黄婆。今汗下后而谵语者，必恶响声，卧不安，序是黄婆不媒婴姹，而心肾失既济之权，宜用媒合黄婆，以交婴姹法，误用犀角、黄连及开窍诸品必危。为虚。心虚者，必心悸不寐，开目闭目，自觉见鬼见神，宜复脉汤加人参真金箔煎水送天王补心丹三钱，脾虚者，必面色痿黄，四肢倦怠不欲饮食，宜复脉汤煎送归脾丸三钱，肾虚者，必耳聋不寐，舌有红巢，宜复脉汤加元武版、左牡蛎，煎汤送磁朱丸二三钱。按温病诸书，从无神虚谵语条列。元历症以来，唯温病最多，每见清下后，而见斯症者，即

以此方加味，投之其效甚速，故录之以质高明。更有少腹痛，大便黑，脉涩而谵语者，为蓄血。桃仁承气去桂枝加丹皮、丹参、泽兰。别有湿温，心胸痛拒按，脉弦滑，痰涎搏结，其热而谵语者，乃湿化痰热而蒸心胞，为痰热。白虎合小陷胸加芦根、滑石、竹茹。若大便闭者，或酌加礞石滚痰丸。此举湿温一条，以明与上诸法微有不同，施治亦异。故医者，贵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耳。

均是沉昏也。沉昏者，热入心脏也。当心胞传心脏之时，言语多妄，然向之犹省人事也，至于入心脏，则全不省人事而沉昏矣。温邪战汗后，未能脉静身凉，亦不谵语而即沉昏者，此因平素体亏，经战汗而邪内陷。三甲复脉汤加人参，不可用开窍法。有邪在心胞，失治而传心脏者，必舌黑燥，齿焦鼻煤，目赤神昏，反不渴饮，循衣摸床，手指蠕动，谓之内闭，宜芳香开窍，以希万一。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真川连。另服紫雪丹，或服牛黄五分，少则无益。有应下失下，邪气上蒸心胞，由谵语以至沉昏者，必腹痛拒按，苔黄黑，脉沉有力，是为胃实。大承气汤加犀角、羚羊角，另服牛黄清心丸。有汗下后，表里无热，胸腹无阻，二便自利，忽神清由倦而渐昏，由昏而渐沉，为大虚危候，急扶阴阳恐不逮矣。复脉汤加拣

人参三钱。大抵沉昏三病,无论虚实,均是凶多吉少,须预防之。

均是痉厥也。温邪七八日,神昏舌短,烦躁脉数,而痉厥者,为欲闭。牛黄清心丸。有痰糊谵语,舌灰脉数,脐腹胀痛而痉厥者,为里。犀角地黄合承(气)汤加羚羊角、鲜竹沥。有热邪深入下焦,脉细而劲者,舌赤而干,且哕逆而痉厥者,为虚。小定风珠方。有热邪久羁,吸烁真阴,阴虚舌绛,且水不涵木,脉虚弱而热厥兼痉者,为阴虚之极。大定风珠方。

均是循衣摸床,两手撮空也。温邪烦躁,舌赤口渴而摸床者,为热。甚则四肢实。白虎汤加生地、黄连。有烦躁舌黄,便闭而摸床者,为有热有结也。凉膈散加减。有当下失下,以致神昏舌黑,而摸床撮空者,为邪气内闭。先服紫雪丹,如能神气稍清,然后服牛黄承气汤,否则不治。

均是便血也。热伤阴经。温邪初起,身热口渴恶风,而便鲜红血者,为表。清露饮加牛蒡子、薄荷、黄芩、地榆。有壮热,热极烦渴谵语而便血者,为里热。犀角地黄汤加赤芍、山栀。有少腹欲痛,血色紫黯者,此因新邪触动宿恙。桃仁承气去桂枝,加归尾、赤芍、丹皮、地榆。有邪热已撤,下焦虚寒,寒则

阴血凝滞 ,气不能统 ,脉反濡小 ,而或便脓血者 ,为里虚。桃花汤主之。

均是囊缩也。热入肝经。温邪心烦溲赤 ,少腹满 ,不拒按 ,而囊缩者 ,为有热无结。导赤散加丹皮、宣木瓜。有少腹满而硬痛 ,溲赤便闭而囊缩者 ,为有热有结。桃仁承气汤加减。俟便解热退 ,则囊自纵矣。夫囊缩时 ,身冷脉沉厥逆 ,与中寒同。但中寒阴茎萎缩 ,甚如妇人 ,温邪阴茎如常 ,彼此各异。

均是身冷也。温邪失下致谵语舌燥 ,腹满便秘而身反冷 ,脉微者。此热厥也 ,不可急下。河间《伤寒医鉴》云 :“如失下 ,热极以致身冷脉微 ,而昏冒将死 ,若急下之 ,则残阴暴绝 ,阳气后竭而立死 ” ,宜凉膈散或黄连解毒汤 ,养阴退阳 ,但得蓄热渐渐宣散 ,则心胸复暖 ,脉渐渐生 ,脉复有力 ,可以三一承气汤微下之。有用辛温之剂 ,汗反不出 ,而热转入骨 ,外反身冷者 ,仲景所谓“寒在皮肤 ,热在骨髓也 ”。昔《集验方》中载 :一人身盖数被而仍寒冷 ,医知因时邪热伏 ,阳极似阴 ,以石膏一斤煎透 ,与服一二碗而揭被一床 ,五六碗而数被皆去 ,再服则身壮热 ,淋漓大汗 ,口渴脉数 ,后汗透脉静身凉而安。若误用桂附热药 ,必然不救。有服寒凉药太过 ,真阳几息 ,肢厥身冷脉沉微者 ,此阳虚也。四逆汤加味。有战汗后懒言语 ,身肤冷者 ,不可频频呼唤 ,一昼夜自然转温 ,若身

冷而汗如珠如油 ,又为脱症 ,不治。二者何别 ?
以转温之脉安静 ,脱症之脉躁甚也。详叶氏《温热论》。

均是呃逆也。温邪热结者 ,多非杂症 ,有寒热虚实之别。若邪热结聚上焦 ,致谵语舌黑 ,津液干燥而呃者 ,宜养津液为主。蚌水和梨汁救之 ,敝邑沙氏石安屡用之法。有脐腹痛硬 ,便闭而呃者 ,宜下之。增液承气汤加减。有下后病久 ,神气渐糊 ,汗冷舌卷而呃者 ,为欲脱。参附汤加味温之。大抵呃症 ,世有喜用丁香柿蒂散 ,及旋覆代赭石汤。岂知一为胃寒而设 ,一为下复胃虚而用 ,绝非温病所宜用者。

均是吐蛔也。温邪胃热者 ,多非伤寒寒热相杂 ,宜于表里应症方中加乌梅、黄连以安之。切不可用川椒、干姜及使君、雷丸辛热之品。

均是热入血室也。温邪热症 ,如妇女经水适断 ,而受温邪 ,以致脉数耳聋 ,干呕 ,烦渴 ,数日不解 ,邪陷发痉者为热。竹叶玉女煎。有经水适来 ,因邪热陷入 ,致为谵妄如狂 ,心烦饮冷 ,脉沉腹痛者 ,为实。叶氏加减桃仁承气汤。有经期未至 ,被温邪逼入血室 ,而经行未曾蓄聚 ,致神

去八九,右脉虚数,暮微寒热者,为虚。复脉汤加人参。

均是胎前也。温邪最易伤胎,如赤地千里,亢旱已极,而树中之果,草上之纒^①,未有不枯败而坠落者。至于表里治法,俱同男子。若腹痛便闭谵语,脉实,宜承气汤加减。不可谓有胎而忌用硝黄。刘松峰云:“女子胎孕,古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此症此时大黄逐邪,正所以保胎也。”但拘于芩术为保胎之圣药,观有故无损亦无殒也。玩薛氏《医经原旨》注中,则知此理矣。

均是产后也。杂病产后慎用苦寒,唯温邪不然。至于表里治同男子,如壮热神昏渴饮脉数,宜用犀角、石膏甘寒之品,切不可连翘、麦冬代之。徐灵胎云:“产后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是也。”观仲景《金匱》产后有竹皮大丸,则知用甘寒之道,大抵产后如无粮之师,利于速战。《传》云:“兵犹火也,不战将自焚。”不可拘于产后只宜温补也。

① 纒 (luó 裸):瓜类植物的果实。

十一、治诸病不验，宜乎反求诸己

医者首贵识症，然后议方。如作文先明题目，然后下笔，从来得题窍者，不唯文佳且知后世能传与否，而得症旨者，岂有不知方之中病与不中病耶？大医至病家，于望闻问切，得其病原，当时对病家言明，此症是表，是里，是虚，是实，是寒，是热，是易治，是难治，是缓治，是急治，是失治，是不治。然后议方，详言服方后效，则衰何病，不效则加何病，或明日不效，亦不增病者。大症如江海之舟，不进便是退机。甚至所用之方不效，明日须更高明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子所谓“虚其心，实其腹”，经书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是也。徐氏所谓“命中也”，如所言符合，则仍须谨慎，所言不验，则复从四诊细察，是何处认错，不错则验，不验则错。若自不认错，直是大错。未有不了如指掌者。古云：“为医者，无谄，上交无谄。无骄，下交不读。无高亢，亢龙有悔。无势利，小人之态。”可见学问之途，如泡茶然，初则色浓，其味厚，若后不添茶叶，而欲不至于清水者，安得乎？况易不恒其

往 ,或承之 ,羞谓医者能寄死生 ,不可无恒心也。

十二、治温病要知正面察死 , 对面知生总诀

头上纒者死 ;项筋舒展者死 ;面赤脉沉细者死 ;大颧发赤啞者死 ;白如擦残汗粉者死 ;面黑皮毛焦枯者死 ;天庭黑者死 ;颧与发际鼻梁黑者死 ;耳目口鼻黑色起者死 ;面无精彩 ,不受饮食者死 ;目直视 ,喘满下痢者死 ;黑气生鱼尾 ,辇入太阳者死。

睛建不转者死 ;目无精彩 ,牙齿黑者死 ;目精恍惚者死 ;目眶陷者死 ;目直视肩垂者死 ;目不开 ,热不已者死 ;鼻如扇张者死。

唇白舌卷囊缩者死 ;唇吻焦者死 ;唇青体冷遗尿者死 ;唇口黑者死 ;唇青人中平满者死 ;唇缩气喘者死 ;唇反舌萎者死。

口张气直出者死 ;口张脉绝者死 ;口目颤摇不止者死 ;口燥齿干形脱者死。

齿黑而枯者死 ,齿长垢发枯者死。

津脱耳聋者死 ;耳聋笑狂者死 ;两耳枯者

死 ;耳轮枯薄而青而白而黑 ,为肾败主死。

舌黑生刺 ,刮去底色红生黑死 ,刮去又生者死 ;舌枯萎者死 ;舌烂热不已者死 ;舌短硬者死 ;啮舌者死 ;纒舌者死 ;汗出不流 ,舌卷者死。

两手撮空者死 ;数指者死 ;指甲白者死 ;手足指甲肉黑者死 ;爪枯毛折者死 ;足难屈伸者死 ;不能久立者死。

温病虚甚者死 ;髓热者死 ;热而痉者死 ;谵语肢短者死 ;身体不仁者死 ;不能转摇者死 ;四末不收者死 ;身热喘急者死 ;尸臭及语死者死 ;体重尿不止者死 ;大肉陷下者死 ;大骨枯槁者死 ;妇人乳缩者死 ;卧床遗尿不觉者死 ;形肥脉细少气者死 ;形瘦脉大多气者死 ;背曲肩垂者死 ;毛孔生灰者死 ;病人不许治者死。

腹胀少气者死 ;泄而腹满甚者死 ;阳明太实 ,土克水者死 ;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

口张 ,心绝者死 ;眼合 ,肝绝者死 ;手撮 ,脾绝者死 ;声如鼾 ,肺绝者死 ;目盲遗尿 ,肾绝者死 ;眉倾 ,胆绝者死 ;腰重脊痛难转 ,胃绝者死 ;发直如麻 ,汗出不止 ,小肠绝者死 ;泄痢不休 ,大肠绝者死 ;指甲青或脱落 ,呼骂不止 ,筋绝者死 ;齿落、脉浮无根 ,骨绝者死。

舌肿、脚肿、便赤溺血，肉绝者死。

青如草色者死，黄如枳实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黑如烟煤者死，青如蓝者死；黄如土者死，赤如赭者死；白如盐者死；黑如地苍漆柴者死。

眉发竖起者死；汗出脉躁者死；汗出发润，喘甚者死；汗出如油者死；汗出如珠者死；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肉尽脱者死；火躁欲入水者死；吐血不止者死；呃逆珠汗者死；气少不语者死；泄泻不止者死；乍静乍乱者死；循衣摸床者死；掣衣撮空者死；喘气不便者死；阴脱者目盲，阳脱者见鬼，声如拽锯者死；失言不能言语者死；声暗不出，寒厥不回，二便闭不通者死。

呼吸动摇者死，病在上焦吸促，病在下焦吸迟，皆难治；病在中焦吸数当下之，虚者死。

舌下脉青，舌及身冷子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面赤舌青，母活子死；面舌俱青或俱白吐沫，母子皆死。

舌色润则安，舌色败则死。

两动一止三四日，三四动止应六七，五六一止七八朝，脉不往来者死；脉悬绝者死；脉乍疏

乍数者死 ;脉躁甚 ,战而不得汗者死 ;尺脉绝者死。

十三、治温病要知病欲愈及可解症

三部六脉等者 ,此为阴阳和平 ,虽剧当愈 ;热症脉动数 ,服药发汗出 ,脉静者 ,为欲愈。三四日脉数更小 ,病人身温和者 ,为欲解也 ;病人口大渴而为不渴者 ,欲解也 ;太阴症知可解者 ,为不恶热、口渴、咳嗽及溲赤也。厥阴症知可解者 ,为不谵语神迷 ,舌黑及肢冷也 ;少阴症能解者 ,百中仅见一二 ;战汗而解者 ,以本虚故 ,见日期未多 ,正尚能逐邪 ,故当汗出也 ;不战而汗出而解 ,以本不虚 ,正逐邪出也 ;不战不汗而解者 ,以曾发汗、或吐、或下、或亡血 ,以伤津液 ,待阴阳自和方愈也 ;病人天庭明亮者 ,欲解也 ;病人准头、年寿、印堂有黄气 ,明准者 ,病退而有喜兆也 ;凡病欲愈也 ,或七八日 ,或十三四日腹中转气 ,或欠或嚏 ,或思饮食 ,目眦黄而山根亮也 ;病人身能转易者 ,为欲解也 ;小便自红转淡黄者 ,为欲解也 ;耳聋渐能闻者 ,为欲解也 ;下后神气

清者 ,为欲解也 ;二便如常 ,腹无阻滞 ,饮食渐复 ,精神渐振 ,当静养心神 ,勿骤进肉食。《易经》所谓 :“勿药有喜也 ”。

附：温病辨症方

上焦诸方

葱豉汤 银翘散 清露饮 六乙散 益元散 鸡苏散 加减泻白散 苇茎汤 清心凉膈散 白虎汤 白虎加人参汤 加减玉女煎 竹叶石膏汤 化癍汤 雪梨浆 生脉散 五汁饮 清宫汤 清营汤 犀角地黄汤 牛黄清心丸 局方至宝丹 至宝丹 紫雪丹 梔子豉汤 瓜蒂散 导赤散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河间凉膈散 半夏泻心汤 黄连汤 小陷胸汤 大陷胸汤
共三十三方

中焦 诸方

梔子柏皮汤 梔子豉加甘草汤 梔子豉加姜汁汤 茵陈蒿汤 调胃承气汤 小承气汤 大承气汤 陶氏黄龙汤 新加黄龙汤 宣白承气汤 牛黄承气汤 增液承气汤 麻仁丸 增液汤 蜜煎导 猪胆汁方 益胃汤 猪苓汤 五苓汤 冬地三黄汤 共二十方

下焦 诸方

黄芩汤 炙甘草汤 加减复脉汤 救逆汤 一甲煎 三甲复脉汤 青蒿鳖甲汤 黄连阿胶汤 小定风珠 大定风珠 竹叶玉女煎 加减桃仁承气汤 桃仁承气汤 抵当汤 桃花汤 桃花粥 共十六方

救逆诸方

六味地黄汤 知柏地黄汤 三才汤 六君子汤 归脾汤 天王补心丹 磁朱丸 小建中汤 理中汤 附子理中汤 千金温脾汤 独参汤 参附汤 四逆汤 人参四逆汤 白通加人尿加猪胆汁汤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金匱肾气汤 共十八汤

上中下共计八十七方

上焦诸方

葱豉汤 葛洪《肘后方》

葱白一握 香豉三钱

上二味煎水服。

银翘散

连翘一两 银花一两 苦桔梗六钱 薄荷六钱
竹叶四钱 生甘草五钱 芥穗四钱 豆豉五钱 牛蒡子六钱

上杵为散，每服六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

出即取服。重者日三服，夜一服；轻者日二服，夜一服。

清露饮自制

连翘壳二钱 银花露八钱，兑服 苦桔梗一钱
苦杏仁钱半，去皮尖 生甘草五分 竹叶六片
上五味水煎，去渣，兑入银花露温服。

加减法：风温，原方加薄荷八分，牛蒡子钱半；冬温，原方去杏仁，加鲜北沙参二钱，麦冬三钱；若风温温热、冬温挟湿者，于本方再加芦根一两，滑石三钱；如湿温，湿居二三，温居六七，不可用燥湿，而宜淡渗者，亦可持此法以治之。其余加减之法，散见各条，兹不复赘。

六乙散

滑石六钱，水飞 生甘草一两
上为细末，新汲水一碗，调服三钱。

益元散

即六乙散加辰砂。

鸡苏散

即六乙散加薄荷。

加减泻白散

桑白皮一钱 地骨皮二钱 冬瓜仁四钱 薏苡仁三钱 芦根汁八钱，兑服 竹沥五分

上六味水煎温服。

苇茎汤

苇茎二两 苡仁八钱 桃仁三十五枚 瓜瓣八钱

水五升,先煮苇茎煎得二升五,去渣,纳诸药煮取服。

清心凉膈散

连翘四两 薄荷一两 黄芩一两,酒炒 山栀一两 桔梗一两 甘草二两 竹叶七片

上药服法见上。

白虎汤

石膏一两,绵裹 知母四钱 甘草一钱 粳米四钱

上四味,水八杯煮取三杯,去渣温服。

白虎加人参汤

即白虎汤内加人参一钱。

服法见上。

加减玉女煎

细生地六钱 元参四钱 石膏三两 麦冬六钱 白知母四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竹叶石膏汤

竹叶廿片 石膏八钱 麦冬三钱 人参钱半
半夏二钱 甘草一钱 粳米四钱

水八杯 ,煮取五杯 ,去渣 ,纳粳米 ,煮米熟汤成 ,去米温服。

化癥汤

石膏一两 知母四钱 元参三钱 犀角二钱
生甘草二钱 粳米三钱

水八杯 ,煮取三杯 ,日三服 ,渣再煮一杯 ,夜一服。

雪梨浆

甜水梨一枚

新汲凉水内浸半日 ,时时频饮。

生脉散真人

麦冬三钱 人参三钱 五味子一钱

上三味煎水服。

五汁饮

梨汁 荸荠汁 鲜苇根汁 麦冬汁 藕汁
或用蔗浆

临时斟酌多少 ,和匀凉服 ,不喜凉者 ,重汤炖温服。

清宫汤

元参心三钱 莲子心五分 竹叶卷心二钱
连翘心二钱 犀角尖磨冲二钱 连心麦冬三钱
水五杯,煮取三杯,分温再服。加减法,详
《温病条辨》。

清营汤

犀角三钱 生地五钱 元参三钱 竹叶芯一钱
银花三钱 麦冬三钱 丹参三钱 黄连钱半 连心
麦冬二钱

水八杯,煮取三杯,日三服。

犀角地黄汤

犀角三钱,磨冲 干地黄一两 丹皮三钱 白
芍三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二次服,渣再煮一杯
服。

牛黄清心丸

西牛黄一两 郁金一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犀角一两 朱砂一两 梅片二钱五分 麝香二钱五分
珍珠五钱 山栀一两 雄黄一两 金箔衣

上为极细末,炼老蜜为丸,每丸一钱,金箔
为衣,蜡护。

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
下,每服一丸。

局方至宝丹

犀角一两镑 朱砂一两飞 琥珀一两研 玳瑁
一两镑 牛黄五钱 麝香五钱

以安息香重汤炖化，和诸药为丸，一百丸，
蜡护。

至宝丹

生乌犀角一两 生玳瑁一两 琥珀一两 西
牛黄五钱 镜面朱砂一两，研飞 安息香一两五钱为
末，酒研飞净一两 熬膏用水安息尤妙 雄黄一两，研飞
龙脑一钱，研 麝香一钱，研 金箔五十片 银箔五十
片，研为细末

将犀、玳为细末，入余药研匀，将安息香膏
重汤煮，凝成后，入诸药中和搜成剂，丸如梧子
大，蜡护。临服剖用，人参汤化下，三丸至五丸。

紫雪丹

黄金一百两，徐云：“以飞金一万叶代之。” 磁石
石膏 寒水石 滑石各三斤

以上并捣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渣入
下药：羚羊角屑、犀角屑、青木香各五斤，丁香一
两，沉香五斤，元参、升麻各一斤，甘草八两，炙。
以上入前药汁中，再煮取一斗五升，去渣，再入
下药：朴硝十斤，硝石四斤，徐云：“二硝太多，宜用十分

之一。”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箴攪不住，俟有七升，投在水盆中半日，欲凝，入下药：朱砂三两，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五分。二味入前药中，搅调令匀，瓷器收藏，药成霜雪而色紫，新汲水调。

梔子豉汤

梔子五七枚，生用 香豉四钱 绵裹

水四杯，先煮梔子数沸，后纳香豉，煮取二杯，先温服一杯，得吐，止后服。

瓜蒂散

瓜蒂一分，炒黄 赤小豆一分 豆豉一撮

上二味各别杵为散，已合治之，取三钱以豆豉一撮，用热汤一杯煮，去渣取汁和散，温炖服之。

导赤散^{钱乙}

大生地四钱 木通^{钱半} 竹叶四片 甘草梢一钱

上四味水煎服。

葶苈大枣泻肺汤

葶苈二钱 大枣十二枚

水三杯，煮枣，取二杯，去枣，纳葶苈，煮一杯，顿服。

河间凉膈散

连翘四两 大枣酒浸 芒硝各二两 黄芩酒炒,一两 甘草二两 薄荷 山栀各二两 竹叶
为粗末,每服三五钱,加竹叶七片,水一碗半,煎一碗,去渣,入生白蜜一匙,微煎,温服。

半夏泻心汤

半夏三钱 黄芩二钱 黄连七分 人参二钱 甘草二钱 干姜二钱 大枣四枚
水八杯,煮取五杯,去渣,再煎取三杯,温服。

黄连汤

黄连钱半 桂枝钱半,去皮 甘草钱半,炙 干姜钱半 人参七分 半夏钱半 大枣四枚
水八杯,煮取四杯,去渣,温服。

小陷胸汤

栝蒌实三钱 黄连六钱 半夏二钱,洗
水六杯,先煎栝蒌,取三杯,去渣,纳诸药,取一杯,去渣,温服。

大陷胸汤

大黄六钱,去皮 芒硝一钱 甘遂末三分
上三味,以水六杯,先煎大黄,取二杯,去渣,纳芒硝煮一二沸,纳甘遂末,温服。

中焦诸方

栀子柏皮汤

栀子六钱 甘草一钱 黄柏一钱
水四杯，煮取杯半，去渣，温服。

栀子豉加甘草汤

即栀子豉汤加甘草二钱。

栀子豉加姜汁汤

即栀子豉汤加生姜五钱。

茵陈蒿汤

茵陈蒿四钱 大黄一钱五分，去皮 栀子三个
水八杯，先煎茵陈，取五杯，纳二味，煎取三
杯，温服。

调胃承气汤

大黄二钱，酒浸 甘草一钱 芒硝钱半
水三杯，煮取一杯，去渣，纳芒硝，更上火微
煮，令沸，温服。

小承气汤

大黄二钱 厚朴八分 枳实钱半
上三味，以水四杯，煮取杯半，去渣，温
服。

大承气汤

大黄四钱 酒洗 厚朴钱半 炙 枳实二钱 芒硝三钱

上四味 以水八杯 先煮枳、朴 取四杯 去渣 内大黄 煮取二杯 去渣 内芒硝 更上微火一两沸 温服。

陶氏黄龙汤

大黄三钱 芒硝二钱 厚朴一钱五分 枳实一钱 甘草一钱 人参一钱五分 当归二钱

上药水煎 温服。

新加黄龙汤

细生地五钱 人参钱半 另煎 芒硝一钱 元参五钱 生大黄五钱 麦冬五钱 连心 当归钱半 海参二条 洗 生甘草二钱 姜汁六匙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先用一杯 冲参汁五分 姜汁二匙 频服之 得便止后服 酌服益胃汤一剂。

宣白承气汤

生石膏五钱 生大黄五钱 杏仁粉二钱 栝蒌皮一钱五分

水五杯 煮取二杯 先服一杯 不知再服。

牛黄承气汤

即以安宫牛黄丸二丸 ,化开 ,纳生大黄末三钱 ,先服一杯 ,不知再服。

增液承气汤

即增液汤内加大黄三钱 ,芒硝钱半。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先服一杯 ,不知再服。

麻仁丸

麻仁二两 芍药五钱 枳实五钱 大黄一两 ,
去皮 厚朴一两 炙 ,去皮 杏仁一两 ,去皮尖

上六味为末 ,炼蜜为丸 ,如梧子大 ,饮服十丸 ,渐加 ,以知为度。

增液汤

元参一两 麦冬八钱 连心 细生地八钱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口干则与饮 ,令尽 ,不便 ,再作服。

蜜煎导

白蜜四两

一味于铜器内 ,微火煎之 ,待凝如饴糖状 ,搅之勿令焦著 ,欲可丸 ,并手捻作挺 ,令头锐大如指 ,长二寸许 ,当热时急作 ,冷则硬 ,以纳谷道中 ,以手急抱 ,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猪胆汁一个

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也,宿食恶物甚效。

益胃汤

沙参三钱 麦冬三钱 细生地五钱 玉竹钱半 炒香 冰糖一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分两次服,渣再煮一杯服。

猪苓汤

猪苓七分 茯苓七分 阿胶七分 滑石七分 泽泻七分

水四杯,先煮四味至二杯,去渣,纳阿胶烱消,温服。

五苓汤

猪苓十八铢,去皮 茯苓十八铢 泽泻一两去铢 白术十八铢 桂枝五钱,去皮

上五味,捣为末,以白饮和服钱半,日服三匙。

冬地三黄汤

麦冬八钱 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黄柏一钱 苇根汁半杯,冲 北沙参四钱 银花露半杯,冲 细生地四钱 生甘草五分

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服,以小便得利

为度。

下焦诸方

黄芩汤

黄芩二钱 芍药一钱五分 甘草一钱 炙 大

枣四个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去渣 温服。

炙甘草汤

炙甘草二钱 桂枝钱半 人参一钱 生姜钱半
生地黄八钱 麦冬三钱 麻仁钱半 阿胶二钱

大枣四个

上九味 以清酒六杯 先煎八味 取三杯 去渣 内胶烺消尽 温服。

加减复脉汤 叶天士

炙甘草二钱 阿胶三钱 麦冬三钱 麻仁五钱
生白芍四钱 炒生地八钱

用甘蔗汁煎 上药 入甘蔗汁四两 煎服。

救逆汤

干地黄 甘草各六钱 炙 白芍六钱 生麦冬
五钱 连心 生龙骨四钱 生牡蛎八钱 阿胶三钱

水八杯 煮三杯 分三次服。

一甲煎

生牡蛎二两 碾细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分温三服。

三甲复脉汤

炙甘草六钱 白芍六钱 生 麦冬五钱 连心

阿胶一钱 干地黄六钱 麻仁三钱 牡蛎五钱 生

鳖甲八钱 生 生龟板一两

水八杯 煮取三杯 分三次服。

青蒿鳖甲汤

青蒿二钱 鳖甲五钱 细生地四钱 知母一钱

丹皮三钱

水五杯 煮取三杯 日再服。

黄连阿胶汤

黄连二钱 黄芩七分 芍药一钱五分 阿胶二

钱 鸡子黄一枚

水六杯 先煎三物 至二杯 去渣 纳胶烊尽 少冷 纳鸡子黄 搅令相得 温服。

小定风珠

鸡子黄一枚 去皮 真阿胶一钱 生龟板六钱

淡菜三钱 童便一杯

水五杯 先煮龟板 淡菜得二杯 去渣 入阿胶上火烊化 纳鸡子黄 搅令相得 再冲童便 。

频服。

大定风珠

白芍六钱 生 阿胶二钱 生龟板四钱 麻仁三钱
 麦冬六钱 连心 甘草四钱 炙 干地黄六钱
 鳖甲四钱 牡蛎四钱 生 五味二钱 鸡子黄二枚，
 生

水八杯，煮至三杯，去渣，再入鸡子黄，搅令相得，分三次服。

竹叶玉女煎

即玉女煎加竹叶一钱

水五杯，煎三杯，分温再服。

加减桃仁承气汤

大黄三钱 制 桃仁五钱 炒 细生地六两 丹皮四钱
 泽兰二钱 人中白二钱

水八杯，煎取三杯，先服一杯，饮六时得下黑血，下后神清，渴减，止后服。不知再进。

桃仁承气汤

桃仁十六个 去皮 桂枝二钱 去皮 大黄四钱，
 去皮 芒硝一钱 甘草二钱

水六杯，煮取二杯，去渣，[内]（纳）芒硝，更上火，微沸，温服。

抵当汤

水蛭十个 熬 虻虫十个 ,去翅足 熬 桃仁十个 ,
去皮尖 大黄二钱 ,去皮 酒浸

上四味 挫为麻豆 ,以水五杯 ,煮取三杯 ,去渣 ,温服。

桃花汤

赤石脂一两六钱半 筛末 干姜一钱 粳米四钱

水四杯 ,煎二杯 ,入赤石脂末方寸匕 ,分二服 ,一服愈 ,余勿服。

桃花粥

人参二钱 炙甘草三钱 赤石脂六钱 ,研末

白粳米二合

水十杯 ,先煮参草 ,得六杯 ,去渣 ,再入粳米 ,煮得三杯 ,纳石脂末三钱 ,频服之 ,利不止 ,再服第二杯 ,如上法 ,利止停后服 ,或先因过用寒凉 ,脉不数身不热者 ,加干姜二钱。

救逆诸方

六味地黄汤

大熟地八钱 丹皮 泽泻 茯苓各三钱 怀

山药 萸肉各三钱

水煎服。

知柏地黄汤

即六味地黄加黄柏一钱,知母三钱 水煎服。

三才汤

人参三钱 天冬二钱 干地黄八钱

上三味,水煎温服。

六君子汤

人参 白术各三钱,土炒 陈皮一钱 半夏钱半

姜枣煎。

归脾汤

人参二钱 黄芪钱半,炙 白术土炒 龙眼肉各三钱 茯神二钱 远志 当归各钱半,酒炒 酸枣仁二钱,炒 木香五分 炙草五分

姜枣煎。

天王补心丹

生地黄四两,酒洗 当归一两,酒洗 麦冬四两,炒 天冬一两,炒 酸枣仁一两,酒洗 远志五钱,炒 人参五钱 元参五钱,炒 柏子仁一两,炒研 丹参五钱,炒 茯苓五钱,炒 桔梗五钱,炒 五味子一两,炒

蜜丸弹子大,朱砂为衣,临卧灯芯汤下一丸。

磁朱丸

磁石二两 朱砂一两 六神曲三两,生研
共研末,另以六神曲一两,水和作饼,煮浮,
入前药,加炼蜜为丸,如麻子大,沸汤下二钱。

小建中汤

芍药四钱 甘草二钱,炙 桂枝二钱,去皮 生
姜钱半 大枣四枚 胶饴三钱,后入
水六杯,煮取三杯,去渣,纳饴糖,更上微
火,消解。

理中汤

人参二钱 甘草二钱,炙 白术二钱 干姜一
钱
水五杯,煮取二杯,去渣,温服。

附子理中汤

即理中汤加附子二钱,服法见上。

千金温脾汤

人参一钱 附子五分 干姜钱半
上药水煎温服。

独参汤

人参分两随症加減

上一味,须上拣者,浓煎,频服,待元气渐
回,随症加減。此一时急救之法,服后即当随症

用药。

参附汤

人参三两 附子五钱 制

上加姜枣 水煎服。

四逆汤

甘草二钱 干姜钱半 附子六钱 生用

上三味 以水三杯 煮杯半 去渣 温服。

人参四逆汤

即四逆汤加人参二钱 以附减至一钱生用，
服法见上。

白通加人尿加猪胆汁汤

干姜二钱 附子二钱 生 去皮 葱白二茎 人
尿十五茶匙 猪胆汁七茶匙

上药煎相得温服。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

甘草二钱 干姜三钱 附子一钱 生 去皮 葱
白二茎长寸半 猪胆汁九茶匙

服法见上 煎成入猪胆汁 温服。

金匱肾气汤

干地黄八钱 山药四钱 山萸四钱 茯苓
泽泻 丹皮各三钱 附子三钱 炮 桂枝一钱

上药水煎温服。